

明 草

# 笑 的 失 遺



上  
本

5605  
427  
100

文 學 叢 書 · 文 化 工 作 社 印 行

教 員  
專



## 序

抗戰勝利了。

經歷了整整八年苦難的中國民衆，現在是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了。這八年是多麼不容易呵。爲了祖國，人們付出了最高度的熱情，無可比擬的智慧，和甚至獻出了他們的生命。

在這個集子裏面，主人翁們對民族敵人的痛恨，對惡勢力的仇視，都曾經貢獻過很大的努力和付出了很大的犧牲；而對自己力量的重視和對勝利的信心，卻有着不可動搖的意志。——而他們，僅是中國廣大民衆的一個小小的縮影吧了。

在抗戰初期，他們的言語，行動，多麼叫人感動呵！接觸了他們，自己就更有勇氣，更有信心。也就不自覺地和大家被捲在時代的巨浪裏起伏，翻騰。

可惜不久，人們的抗戰積極性被壓抑下去。眼看看日本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橫

行，身受着他們底百般欺凌、卻不能好好地反抗。他們所受的痛苦，是比抗戰以前更甚了，他們被「觀戰」的教育教育着，規範着；然而他們的初衷卻始終沒有改變，只是更沉着，更堅決吧了。他們知道一定會勝利；也終於贏得了勝利。

自然，他們更會知道這「勝利」，是離不開華北，華中，和華南一部份，那有說話的自由，有生活的自由，和有抗戰的自由的地區裏，那些受盡了敵人底慘絕人寰的摧殘，而始終不屈不撓地戰鬪的兄弟姊妹們和他們的軍隊。

秦孽的老婦人說：「我還得活下去，再活他二十年，我要看我底阿純在這世界上創一翻事業……」是的，這老寡婦爲她那幻想中的孫子底抗戰事業而活下去。像阿純那樣的青年，在前線上活躍着，又何止千萬。只是在勝利了的今天，我們懷念她還活着否？

「狼心狗膽的浪人殺死我底男人和我兩個兒子，殺死我們千千百百的伙計，我們底冤仇比七洲洋還深，我們底心肝比黃蓮還苦。……我只有一個心愿，有一天，我要看見阿衍親手斬下東洋人底頭。」可惜抗戰勝利的今天，阿衍伯姆早已爲

祖國而獻出了她底生命。

我們看看，日本投降半年後的今天，好些地區上的日人還未被解除武裝，仍在耀武揚威；人民的生活仍很痛苦，未得到絲毫的改善；生命還未得到切實的保障；無怪赤崗鄉的父老們早就嚷着：「平常，國家有什麼好處的時候，我們是輪不着的，但是去送命的時候呢，就用得着我們……」

外科博士陳念慈也大聲疾呼：「你以為做了一個醫生，就等於做了一個最好的慈善家了麼？不是的，完全不是的，……我們一輩子能醫好幾個人？我們治好的自然有好人，可是也有貪官污吏，奸淫邪盜；我們幹了些什麼慈善事業？如果沒有好的法律和法官，那麼，有十萬個好的醫生也不中用……」

可見人們除了要求澈底戰勝民族敵人之外，對於和平的生活，和民主政治的渴望是多麼迫切呵。我深深相信，今後人們對於鞏衛和平，和要求民主底澈底實現所付出的努力，也一定和打擊民族敵人一樣地澈底和堅決。而目經過這幾年的痛苦的教訓，看這世界應比那時看的更清楚，大家也應團結得更鞏固。

這個集子裏面的主人翁，他們的性格和行爲，實際上是我在抗戰初期所接觸的現實人物裏印象最深的幾個。他們雖然是小說裏的人物，但在我腦筋裏卻是一班熟悉，可敬可愛的的朋友；每一次的回憶都給我以愉快和親切。他們有一部分可能在神聖的民族戰爭中光榮地犧牲了；另外一些雖然僥倖不在敵人的統治下，卻因爲不良的吏治和生活的重擔，也給壓得氣也喘不過來了。

可惜自己的力量有限，不能把抗戰初期大後方的人們底偉大事業表達於萬一。時到今天，只有一點可以給人們以安慰的，就是：歷史證明，人們底努力不會白費，血不會白流；黑暗總要結束，痛苦總有盡頭。——勝利終是屬於我們的

一九四六，三，於張家口。

# 遺失的笑目次

序	一
新嫁娘	一
受辱者	二九
秦龔的老婦人	五二
遺失的笑	六七
被拯救的靈魂	九五

## 新嫁娘

我從長沙回到了華南的重鎮韶關之後，一連下了五天迷濛的微雨。路面沒有敷柏油，由紅土和碎石鋪砌而成的馬路被雨水所潤濕，然後給千萬雙腳所蹂躪；紅土和雨水馬上結合成爲一層稀薄的糊狀體，黏住了每個路人的脚跟，彷彿在告訴他們一些地下的秘密。

廣東人好像特別不怕雨，整條風度路給密擠擠的人影和各式的高舉着的雨傘所填滿。假如站在路上的一旁，眯起眼睛盯着遠遠的前面，透過迷濛的雨絲去看那些撐傘的人們，就會覺得他好像是一羣集體跳傘的隊伍，熱鬧地在空中飄飛着的樣子。嘈雜的人聲被雨點所阻，不能很快地向上昇散，變成一種沉悶的，凝聚的噹啷噹啷的響聲——這龐大的複雜的聲音，使人實感到自己的確已置身都市裏了。我折入遼長而僻靜的同登路的時候，行人突然稀少；商店和住戶底門扇參差不齊地開着



或關閉着，顯得異樣地冷落。這樣僻靜的街道，很便於長期離開鄉井的我悄悄地  
去懷念我底淪陷的故鄉和戚友們。實際上我知道絕不會在這裏遇到故鄉的任何親屬  
的，那邊的路是多麼遙遠呵。我不急不徐地往前走，陷在苦苦的思念裏。大概超  
出我前面四丈光景，有一個穿上純黑衫褲的青年婦人，也不急不徐地走着路，一把  
式樣古老的絹面黑色大雨傘攔在她的寬闊的肩上，她的腦袋和頸子一道隱沒在那黑  
色的傘罩裏，從後面看去，只看見一個壯健的軀體上面長了一個特別大的圓球似的  
黑色腦袋。簇新的濺上了泥漿的黑洋布褲管下面，露出了淺棕色的小腿肚——這有  
力的美麗的小腿肚，只有從年青的蛋家妹身上才找得到；腳上穿上一雙劣等的但是  
沒有穿過幾回的新皮鞋，生硬地踏着泥濘。——那令人羨妬的富於健康美的黑色的  
影子，老在前面帶引着我走路，我心裏覺得她壯健得使我妬忌，於是斜斜穿過對  
面的人行路，並且急急地低頭走着，企圖跨過那健壯的青年婦人的前頭。兩分鐘以  
後，後面有人喊住了我，而且那聲音也越過越靠近了我。

「表姊：你是明表姊嗎？——」

我擰回頭看，路上一個人也沒有，只是剛才那個穿黑衫褲的青年婦人緊站在我後面，喊住我的就是她，就是我的表妹李雅蓮。我以為自己在做夢，怎麼地會是我的表妹？從未離過家門一步的表妹爲什麼會跑到這兒來？我的詫異超過了我底喜悅，竟使我有點茫然無措了。她因爲梳了一個「二轉髻」，穿上一身生硬的新衣履，而且身體也比四年前胖了一點，如果不細看她的臉孔，我就辨別不出來她就是經年赤腳，打一條大辮子，老是純樸地笑着，熱心地下田工作的李雅蓮了。

李雅蓮是我童年時代的同伴中最要好的一個，我比她大兩歲，她十三歲以後，我便和她疏遠了，只有每年的暑假，我在姨母家裏同她一起消磨上半個月左右的光。無論在什麼時候，只要我想起了雅蓮表妹，我底眼前就會浮現出一片一望無際，蔥綠得使人心懷坦白，與噴散着恬人的稻香的禾田；或者彷彿看見了大地正給夏天的陽光烤炙得焦燥乏力。一切事物都靜了下來的时候，遠遠的一聲鷄啼劃裂了無底的岑寂那樣的世界；也好像看見了那些馴服的耕牛，自由就是幸福的赤貧的孩

子們。進中學以前，我曾經那樣無憂無慮地在這阡陌相連的農村裏過活；我常常在

河邊碼頭最下的那一級，或者牛欄後面，和熟透的稻穗中間找着了雅蓮表妹；她彷彿就是一枝熟透的稻穗，老是那麼溫和地，無邪地，迷人地在悅目的綠色禾草中招展着。她底全身皮膚因為太陽底無情的照射而焦黑了，肌肉底線條描繪出她那結實的美好的體態，一排齊整，略帶微黃的小牙齒和漆黑的眼珠互相輝映着，那其間的純樸，濃厚，愉快的神彩，在都市裏我一次也沒有發現過；她底笑，在說明土地和植物底坦然，純厚和保守的性質。她彷彿是充滿泥土和青草底腥氣的綠油油的一望無際的平原底自然產物。她從來沒有發怒過，也從來沒有思索過「我要怎樣方能生活得更好一點？」她沒有憂愁和嘆息，雖然貧窮和不幸有時令她搖着腦袋，但也僅止沒批判地搖幾搖罷了。

每年的春假，我總有幾次恐怕傷害了她底感情似地，隱約地對她說：「你太辛苦了，要是你有機會進城去念幾年書……」

她那麼悠閒地露出珍珠米似的小牙齒笑一笑，用厚肉的手掌打一打褲管上的泥巴，回答說：

「沒有什麼，慣了也就不覺得辛苦，可惜母親老了，身體不行，我又沒有父親和兄弟。」

往後，她就再也不會想起爲什麼她也應該去念念書，或者她和她母親爲什麼老是那樣艱苦地過日子，她完全不知道生活是人所創造的；她近似迷信似地服從了現實的生活。

我底姨母是世界上一個頂不開朗的女人，她不愛說話，也不愛笑，誰都不曉得她整年整月在想些什麼。她二十四歲生下雅蓮表妹之後，守着一塊十幾畝的禾田便作了寡婦。性情也就更陰鬱，更焦燥了。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時候，她照例吟吟沉沉地咒罵她底女兒，那聲音模糊到幾乎聽不出字音來，雅蓮表妹索性不去理會她，閉起眼睛呼呼地睡去了。

雅蓮表妹底簡單和快樂，和她母親簡直成爲絕對相反的兩個人物。

雅蓮表妹十七歲的時候，由一個惡作劇的媒婆底說合，姨母作主把她底獨一的女兒許配給隣村的一個著名野蠻，剛硬的貧農的子弟，那男孩子比雅蓮大一歲，隣

村的人們都輕蔑地叫他做「一等無業游民」。因為貧窮的原故，那男孩子王宗流一直沒有把雅蓮表妹接過去。於是他底綽號由「一等無業游民」變成「一等寡佬了」。全槽尾的人都為雅蓮表妹擔心，姨母常常因為這而傷懷。

因為時間相隔得太久，和她底服裝的改變，使我呆住了，不曉得應該對我底如今已作婦人裝束的表妹說些什麼話。無論從她底大眼睛，寬闊的面頰，筆直的小鼻子和那排善意迎人的牙齒看來，牠們仍舊保持着她底似乎有生以來便已具備的純樸，溫厚和快樂。但在她底比從前閃閃得較為頻密的目光裏，在她想吐露許多話，但無法表達出來的那種忸怩姿態裏，和在她底人生經驗增進的面部縐紋中，我覺得她底內部顯著地增加了一種強烈的慾求，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慾求呢？

雖然還下着微細的雨，但我底表妹已經抱歉似地合起了她底黑色大雨傘，熱情地挽着我底手臂，全身的重量幾乎要壓到我身上來似地和我並排走着。嘴裏說着一些混合了多量的笑，驚喜的嘆息和詞不達意的字音的重覆的話。

「真奇怪，為什麼會在這裏碰着你，無意中的事情真奇怪，我第一次離鄉別

井，沒有碰見過一個我心心懷念的人，現在居然碰着你，唉……」

「姨母好吧？」

「她還在槽尾，有時候有點咳嗽，現在又不曉得怎樣了，我離開槽尾已經三個多月。韶關的日子比槽尾的過得快多了！我到這裏之後一下子就一個多月」。

我引她到我的寓所。她拿草紙擦去皮鞋上和褲管上的污泥，然後安心地喝着我給她倒的茶；問我有沒有水烟袋。我們彼此問詢一些不關重要的近況，恰像兩軍對壘的前線，火力稀薄了下來？兩方面都只是響着幾下懶散的槍聲那個時候一樣。我不曉得從那裏起問她，她呢，也像有很多話不好意思對我說。

「你還記得吧，廣州是中秋後十幾日『去貨』（失守）的。槽尾靠近番禺，能守得幾時？——九月底，槽尾也就給那些禽獸佔據了；可是我，是呵，就是八月的開頭，」她吞吞吐吐地說着，「我是八月初出嫁的，現去已一年多了」。她有意低下了頭，用手擦着褲管上的泥印。「說起來也好笑，他要我過門，不到一個月，就走了，他和其他的壯丁一樣，開到前線打日本去了。」她沉思了一會，下了決心抬

起頭來皺着眉說；

「真糟呵，全櫓尾櫓頭的人都知道，——就是你一個人不知道罷了，表姊；他娶我的那筆款子是一筆很不名譽的錢呵！」

差不多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她皺眉，她陷在憂愁的沈思裏了，好久不願意說話。……後來她告訴我，在櫓尾失陷前，她的婆婆接受了一個小地主底錢，叫她底兒子去頂替那小地主的兒子應徵受訓的差使，於是他倆就這樣地完了婚。結婚後，廣州將要失守的時節王宗流便被徵出發；以後就隻字也沒有寫回來。日子長了，婆婆思念着兒子，看見媳婦又沒有替她生下孫兒，於是她便開始了對她的仇恨。雅蓮表妹是從這種無理的打罵中逃到韶關來的。她現在寄住在一個開夾萬（保險箱）舖的堂嫂家裏，雜役似地供着使喚。

「前天我碰見一個同鄉姊妹，她說可以介紹我到一家小工廠去撚臘燭心，所以我今天特意早點把中飯用過，去找她去的。巧極了，我已經四年沒有看見你了。」

「唉，她還是一個新嫁娘哩。」我望着那穿着陪嫁的新衣履的表妹，暗自叫

道。

那個新嫁娘關於自己的事情說得很少，卻異常惋惜地給我說着淪陷後的櫓尾底冷落情形。

「如果你有機會回去。你一定不會相信這是從前的櫓尾哩。從前櫓尾全是綠色的，現在卻像個癩痢頭，十畝田有七畝田是荒廢了的。男人打游擊的打游擊去了，逃難的逃散了，女人三十歲以下的那一個願意下田？真奇怪，好好的一塊地方會變成這樣子！誰會想到日本兵那樣害人的？我過門的時候，阿流就對我說過現在的世界是很危險的，壯丁隊裏面的教練官知道日本仔心腸狠；唉，櫓尾居然遭了大劫……」

不久，她搬到我的寓所裏和我同居。我介紹她進一間牙刷製造廠去工作，並送她進「成年婦女補習班」裏念書，晚上放學回來後，她和我住在一個房間裏。

過度緊張的生活，似乎減去了她的憂愁，她慢慢把那慘淡的櫓尾淡忘了。

從前，她底舉動是慢吞吞的。呆板的，現在，漸漸變成敏捷，甚至魯莽失措



了；好像過往，有人在後面命令她向前走一條漫無目的的路，她就閉起眼睛耐心走着；而目前，她發現了自己前面的目標，於是，忍不住發足狂奔的樣子。無論對於吃飯，對於週圍的每一個人，對於街道和一切事物，她都發生着最大的關心和濃郁的興趣。

初冬的時節，我曾離開韶關一個短時期。一回來，我就看見雅蓮表妹因爲不慣於緊張的精神生活而病倒了。

我底房子住在樓下，特別顯得陰冷，朝南的窗戶對過是一堵高牆，因爲這個緣故，每天太陽走過的時候，就懶得俯下頭來朝這低矮的窗戶張望。房間裏的陳設，依着屋主人的意思而呆板地陳列着；兩付床鋪拼成一個丁字形，一跨進門口就是一張木方桌——我們工作和吃飯的唯一地點。此外就是兩把凳子，一個陳舊的臉盆架。——這簡陋的設備卻使那新嫁娘感到過滿足和興奮的。

雅蓮表妹患的本來是很平常的熱病，可是因爲她每頓還吃一兩碗白飯，因此病狀加深了；一直到我回去，強迫她吃過西醫給她開的藥之後，大瀉了一場，熱度才

慢慢退清。

那天吃過了晚飯，雅蓮表妹的精神似乎更健旺了一些，我和她共處的機會不算少，可是今日她第一次和我作這樣長的談話。「我這輩子第一次吃西藥，怪難吃的，那是什麼油呵！」她非常稚氣地對我笑，沒有比這種笑更好看的了，沒有比這種笑令人感到真實和溫暖的了。

她底寬闊的面頰因爲高熱的燒灼而消瘦了，一層憔悴的黃色罩住了那張忠厚的臉。她盤起脚靠牆坐着，棉被蓋住她底腿。她爲自己的害病將會招致失字失業的恐慌而焦急，我竭力安慰她，並且告訴她另外一些在她聽來非常有趣的新鮮的事。

「這時候如果在檣尾，人們會慢慢閒下來了，穀子都該收完啦。往年，這樣的時節我每天能打七八雙草鞋，可是我們不高興打草鞋，打草鞋真沒意思啊，我寧願到檣頭去學人家編蒸籠，打帽子。詔關的人們，我真不曉得他們整天在幹些什麼事，看樣子我們都忙得很呢。我們檣尾人，每年所忙的事情是一樣的，我知道別人那個時候應該做什麼事，別人也明白我那時候在做什麼事。——只有日本仔來了之

後，槽尾就全變了樣，人們都鬼祟鬼祟起來了！」

天快黑下來了，吹進來一陣冷風，她把棉被拉上一點，低下頭，好像在思索一件事的樣子。大約過了五分鐘，她似乎想透徹了似地，舉起頭來望着我：

「千真萬確，幸虧阿流打仗去了，不然的話，留在鄉下不曉得怎樣了，——也許給日本人……表姊，鄉下的事情我真不敢去回想，日本人什麼傷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出！這也不去說他們了，因為他們是心來欺負我們中國人的，自然不會對我們好；可是我不明白我們自己人，有些槽尾槽頭的人們爲什麼還互相仇恨，你說我的壞話，我說你的壞話！」

「我二十四歲的人了，可是有二十三年是冤冤枉枉地活過去了的，去年我嫁給阿流之後，我才慢慢覺得鄉下人都愛說假話，和喜歡捏造別人的壞話。——真傷陰騷呵！」

「雖然阿流娶我過去不到一個月就出發前方，可是他給我的聰明倒不少。他雖然沒有讀過書，但是他心裏最少比縣城中學畢業的鄉長明白許多！」

我看她費了許多力氣，才把她蘊藏許久的話吐了出來。她用羞澀的，灼熱的，然而勝利的目光注視着我，好像如果我不相信她，她以後就不會對我說任何的話了似地。

「不奇怪，莊稼人常常是很聰明的，鄉長很多是些壞蛋。」我說。

她表示異常滿意，快活起來也活潑起來，雙手抽出棉被外面，輕輕掃抹着自己的腿部，消瘦的面頰展開了愉悅的肉紋。電燈亮了，四角里的黑暗消失了，房間裏似乎暖和了一點，我把新借來的藤椅子搬到她床前，爲的使她說起話來可以省一點力氣。

「他不算是莊稼人，如果他有幾畝田就好了，別人就不會給他取『無業游民』的名目。他只好給人做短工，但是總做不上一個月，就和別人打架，什麼樣的人家他都去幫過忙，結果他和什麼樣的人都鬧翻，人家有說他懶的，有說他野蠻，有說他半瘋癲，也有人疑心他是犯神托世，——人們說這些話無非想證明王宗流不過是一個無賴漢，一個沒出色的人！」

「過門的第三天晚上，我就抱怨他說：爲什麼你總愛和別人計較？我媽媽多麼替你擔心，她怕你闖下禍來。——你看他怎樣回答我，他說：大家都知道吃飯最要緊，怎曉得打架比吃飯更重要；如果世界上沒有敢打架的人，那麼，一個個人將會變成一隻一隻的豬了，吃飽去睡覺就是。他說的話總是那樣沒頭沒腦，教我啞口無言。」

「誰說他粗魯？誰說他野蠻。他對我比我媽媽要溫柔多了；一個男人這樣細心的麼？——我不知道。他對我說了許多心事，從前的和將來的，他很有打算，很分得出黑白。我未出嫁時，人家傳說的那一個王宗流，怎麼會是我親眼看見的王宗流呢？爲什麼別人偏愛和他作對，把他說成一個錢不值，莫非看見他窮？一個人只要有打算，又怕什麼窮呢？」

「明姊，你教我以爲怎樣敢相信別人底話，假使不是親眼看見過的！真糟糕，二十三年來我簡直閉起眼睛活過來的。」

我瞪着眼睛在驚異這個純樸，溫厚和對生活富於服從性的鄉下姑娘在什麼時候

給混進了這樣的思想？這樣的思想顯然將會使她痛苦，將增加她精神上的一種永遠的負擔，看見我不說話，她臉上馬上恢復那稚氣的笑容，問我：

「你冷麼？把你的雙足統到棉被裏去。」證實我在熱烈地注意她，於是她又高興興地往下說。「不錯，像阿流說，我們的結婚是羞辱的，拿人家的黑錢做自己的喜事，真是再衰也沒有了。」

『好，將錯就錯吧，』阿流這樣對我說，『我這番出去，雖然說不上盡忠報國，也得要爲自己個人建功立業，吐一吐我二十四年來的滿肚子冤氣。一點也不錯，別人拿出一百幾十塊，要我的性命去換他的性命，他躺在烟床上對着烟燈舉起他的烟槍；我呢，我在戰場上舉起我底真槍。我們用了別人的冤孽錢，可是因此得了一個報國的機會，大概也可以將功贖罪了吧。打仗我相信是很危險的，不過我命大得很，我從沒遇過危險哩；快到九個月，多則一年，我自然會回來看你，和看看鄉下那班契弟在我面前垂低頭恭維我的醜樣子；如果你肚子裏有一個小，就得小心替我招呼他。……』

「明姊，我們用了別人的冤孽錢——明姊，聽到他說我們兩個字，你以為當時我心急呢，高興呢，抑或慚愧呢？我們，就是我和阿流都有份兒的意思了！」她竭力使上身傾前，像怕我聽不見似地，嘴巴對正我底臉，神色嚴正而又殷切地往下說：「阿流當兵報國去了，我呢，我李雅蓮留在鄉下等日本兵把刺刀插進我底肚子裏就算報國麼？在鄉下挨苦挨餓我能忍受，婆婆打我罵我，我都能忍受，只是一想到『我們用別人的冤孽錢』這句話，我就會全身發熱，坐立不安的了。我再也獸不住那死氣沈沈的鄉下了。我怎樣跑到這裏來的呢，想起來我連自己都不相信，我居然離開了鄉下了。」

「真倒霉，千辛萬苦到了詔關，又虧得遇着你，正可以找機會做些事的時候，自己卻不爭起，病了那麼多天，唉，十二天了！」

這時，她底聲音已全部柔軟下來了，把她末尾最不關緊要的那一段，說成大了的樣子，這未免使我覺得好笑。雅蓮表妹在她底自然的美麗上，添上人生的憂鬱，和改進自己的生活的強烈慾求；從前，她無條件地屈服於她底生活，現在呢，

她顯然要生活屈服在她某種熱望之下了。這使得她多麼可愛啊！我曾要擁抱她，安慰她，但結果，我感奮得麻木了似地呆望着她。

濃厚的陰深的夜，漸漸向人間降臨下來，這時節，白天裏最活躍的人們，也無可抵抗地投在她底不可捉摸的懷抱裏了。我們睡下的時候，週圍已靜寂得什麼聲音也沒有，只有那賣餛飩底竹板的尖銳的引誘的叫喚遠遠傳來，使人相信世界上的確存在着一些永遠不疲倦的人們。想着雅蓮表妹，想着那未見過面的表妹夫，想着姨母和檣尾，我甜蜜地入睡了。一聲深長的嘆息又把我從睡夢裏喚醒，那是雅蓮的嘆息。

「你還沒有睡着麼？」我輕輕的問。

「是的」。又是一個短短的難耐的沈默之後，雅蓮又嘆起氣來。「唉，那怕牠一天也好，半天也好，一個鐘頭也好，這一生裏只要我能夠再見阿流一面呀，——唉，表姊，他還活在人間麼？他知道我也和他一樣離開鄉下麼？怎麼他老不寫信回來？那怕他一百句，十句，五句也好，這一生裏只要我能再聽阿流講話的聲音呀，



寄個信兒回來也好呀……」

她底壓抑過的聲音在黑暗裏抖動着，彷彿是發自緊張的弦線上似地那麼地緊澀，那麼地尖銳。我動情地用深重的鼻音漫應着她。這時候她需要些什麼話呢？——她什麼也不需要，除了王宗流底嗓音之外；只有王宗流的真實消息才能解脫她的苦痛。

「他是在什麼部隊的？碰得巧，或許可以去查查。」

我偶然這樣問起，想不到這一問，像將一個絕望的病人打一針起死回生針一樣，她用最敏捷的動作爬起來了。——我相信即使王宗流突然在她面前出現，她也不過爬得這樣快吧了。亮着了燈，打開她底小皮箱，翻了半個鐘頭之後，她拿了一張長條的草紙遞給我，那上面寫着「××師××團×營×連一等兵王繼賢收」。她只穿了一套單衫褲，胡亂披上一件衛生衣，快活地向我解釋着：

「你知道啦，他本來叫王宗流，可是那鴉片精卻叫王繼賢，那是一個多麼討厭的名字呀。你認識那支軍隊麼？」

「看看你底運氣吧，我有朋友在××師幹事。」

那個可憐的新嫁娘，嚥了一口唾沫才安心地睡覺去了。

她的編牙刷的工作果然失掉了，晚間仍繼續上夜校的課，她對於上課特別表示畏難；她告訴我，念書，比韶關的生活更不容易習慣一些。她又心急，又害羞，每當我在旁邊給她補課的時候，她用五個手指頭牢牢地抓着毛筆桿，故意表示毫不在乎地偏着頭說：

「爲什麼那個筆字我老寫不像？」或者在做筆算的時候她咬着鉛筆頭吟沈着：

「我真佩服店裏的掌櫃先生呢，一五一十，就什麼都算得出來的了。」

我常常因爲一些事情短時期離開韶關，那時候，雅蓮表妹！獨個兒孤單而寂寞地生活。我每次從別的地方回來，她總是快活而又興奮地迎接我；用最大的忍耐力挨過幾十分鐘之後，她便膽怯地問我道：

「你在那××師的朋友還沒有回信麼？」

我搖了搖頭，她就掉進可怕的，近似絕望的沉默裏了。

一個多月以後，我那朋友到底回了我的信，說他們部隊裏的確有過一個叫王繼賢的，但因為武漢外圍戰的時候，該師損失太大，那時剩下來的散兵歸獨×旅編收去了。雅蓮的快樂和忍耐給這回信完全毀壞了，她捏着自己的頸子啜泣起來。我第一次看見她哭泣，第一次看見這快樂的人悲傷。不過我覺得她這回的悲傷是不適當的，第一，沒有人證實王宗流的死亡，第二，獨革旅的負責者正在韶關，要打聽起來更覺容易。我那單純的表妹重新被我的安慰鼓舞得快樂起來了。

一九三九年的春天，煦暖的陽光，照遍了大地的時候，韶關似乎更活躍了。人們彷彿是一些候鳥，靈敏，機警地趨集到這溫暖的城市，第二的廣州來。街道，商店裏的人們擠到轉不過身；無論什麼貨物，好的壞的，貴的便宜的，只要一到，便給顧客們買光了，老闆們快樂地嘻嘻笑着，顧客們也高興地嘻嘻笑着；全韶關的人們好像被傳染了似地莫明其妙地嘻嘻笑着。——這快樂的城市有着空前的繁榮，空前的熱鬧。敵人的轟炸，雖然常常給這些忙碌，擾攘的人們以為敵，但是這，恰像獵人的鳥槍一樣，給人們一陣騷擾之後，平靜，愉快，緊張的工作要馬上恢復了。

的。

人們，彷彿爲了別人的近似輕狂的熱鬧，近似粗草的緊張而生活着，自己因而也莫明所以地熱鬧，緊張起來。

正在這個時候，我的表妹李雅蓮在中山公園後面那間陸軍第×重傷醫院裏面找到了她的工作。她是在洗滌部負責傷兵們的清潔的。她用了她的最高的熱情愛着她的工作，她也把最大的希望放在工作上面。「上工」的那一天，她快樂得要流下眼淚來，壯健的軀體狂烈地緊緊擁抱着我：

「這是我的機會呵，這是我的機會呵，我等了牠很久，夢想了很久的了。我要好好地幹下去，雖然說不上對得住國家，也可以說對得住阿流，對得住我的良心呵……」她夢嚙似地說着，可是，忽然間，她給一種什麼思想困住了。遲疑地望住我：

「也許在那裏面，是的，也許會在那裏面見到我們阿流也說不定。只要他還活在人間，只要我能再見他一面，只要他知道我現在已經到韶關來找着了一種快活的

工作，唔，那怕他斷了兩條手臂，沒有了一條腿，唔，明姊，會不會這樣湊巧呢？」

「他一定給你帶一個健康的身體，和一個光榮的徽章回來的。」我衷心地預祝着。

雅蓮淒涼地笑了一笑。

四月間，我要離開韶關，打算做一次長途的旅行，啓程前三天，獨×旅的我的朋友幫助我把王宗流的確實消息打聽出來了。

王宗流在去年江西星子之役陣亡，因為他的故鄉淪陷給敵人，部隊沒法通知他家裏的人。

這件事情使我困住了，假如把這確實的消息告訴了表妹，那麼，這打擊會不會擊碎她腦筋裏的美滿的幻想，和摧毀她的可貴的忍耐力呢？

我把這些原委都告訴了我的朋友。我們兩人商量的結果，決定想法代她把一次過的撫卹金領下來，完全交給她，而王宗流的死訊暫時瞞過那可憐的新嫁娘。

那一天的早晨，我到重傷醫院去找雅蓮表妹，爲的是把王宗流的光榮的卹金交給她，並和她辭別。

她赤着腳，穿了那一套作爲陪嫁的黑洋布衫褲，外面披上一件純白的布圍裙，胸前綉了「陸軍×重傷醫院」幾個小小的紅字；她這樣的裝束是樸素而莊重的。

她裂開那排又齊整又潔白的珍珠米似的牙齒歡迎着我，兩塊寬闊的紅潤的面頰加深地說出她的快樂的情緒，臉上的色素比她初到韶關的時候稍稍白了一點，小鼻子依然那樣畢直，無論什麼時候都是那麼地坦白的大眼睛緩慢地眯着；她那突出的，蘊藏着熱情的躍動的胸脯和充滿力的美的手臂與小腿，最後完成這個健康快樂的美的形體。

「你要卜重慶去了！重慶離這裏究竟有多少路呵？」

「遠得很哩！」我呆滯地漫應着，我不是因爲離別而感到惆悵，卻在惋惜這個新嫁娘如今已經是一個新寡婦人了。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吧！」我強笑着望住她，王宗流現在好好地在湘北前線打

仗哩。大概要四五個月後才能調回廣東來休息，那時——」

「別哄我歡喜了，反正我知道他在打仗就是。不打仗，又不回來幹什麼呢！」  
「誰騙過你！他打了一次勝仗，上頭賞了他一點錢，他把幾個月來薪俸合在一起，囑後方辦事處把那筆錢要給你，現在我替你領下來了。」

她張大了眼睛，張大了嘴巴，呆鈍地接過那疊厚厚的鈔票。她的五官，她的皮膚，不，她的全部神經都鬆弛下來了——那是一種多麼可怕的長期緊張後的鬆弛呵。她再沒辦法收拾起那些洋溢在她臉上的狂喜的痕跡。

她把上半身子伏在白桌子上，一個小孩子玩弄他的心愛的玩具似地數點着她的鈔票，把鈔票撒滿了桌面，頭俯得很低，察看那票上的花紋和樣式，看樣子她似乎在和牠們接吻。

我掩飾不住自己感慨的心情，站在旁邊望着她，心裏想起那一點點的錢，就是一個戰士給他妻子的光榮的遺產，全部的遺產的時候，一陣與其說是悲感，不如說是感動那樣的心情掠過了我的腦筋。

「五十塊錢，那麼多的錢！難道他一個錢也不用，唔，是的，前方有什麼地方花錢的呢！」

她隨手把錢藏到白圍裙的口袋裏，用手指理一理零亂的頭髮，挺一挺粗壯的腰桿站起來，那麼大方地微笑着，王宗流的勝利，好像就是她底勝利的樣子。

「以前，我們的結婚是羞辱的，但是如果將來阿流有日子回來，那時我們在一塊，那是堂堂正大，問得住良心的了。」

那「堂堂正大」幾個字用得很新鮮有趣，是的，一個純良的鄉下人是很重良心的。

她高高興興地帶我到病室的四週走去。病室裏充滿了濃烈的藥水的氣息，潔白的被單露出來一張一張黃色的臉，——牠們是和敵人作過殊死的搏鬥後，疲倦的然而勝利的臉，我心裏模糊地覺得，那一張一張的勝利的疲倦的臉，彷彿都很像我那未見過面的表妹夫王宗流的臉哩。

病室裏間歇地發出或長或短的痛楚的呻吟，那呻吟使人想起他們的過去的悲壯



的生活。

「開頭，聽了那聲音，我就覺得阿流在我身邊叫喚，可是不久，我就聽慣了。」雅蓮仍舊那麼大方地笑着。

我們在那佈置着七八付石掉石凳，稀疏地種了幾株梧桐樹的小花園裏坐了一刻鐘，我便和她辭別了。她把卹金和薪俸的的半數遞給我，請我設法寄給她的婆婆，最後她又請求，我代她寫一封信給在湖北前線的她的丈夫。

「實在沒有什麼好寫的，只告訴他我到了韶關在傷兵醫院服務就得了。其實我想寫的，他心裏一定知道，只有我在韶關傷兵醫院服務這件事他不知道。」

爲了不願意耽擱她底繁忙的職務，我終於辭別了她。我離開醫院的時候，她挺着胸脯站在石階上歡送我。淺金色的陽光照耀着她底身影：醇樸，溫厚，快樂，後來又加上了人生的憂愁的煎灼，如今卻給一種新的活力所支配着的臉孔，在溫暖的陽光下閃着異樣的光彩。

走了很遠，我回過頭去，動情地，留戀地注視着她那壯健的姿影，對她揚着我

的右手。……

讓無窮無盡的悠長的歲月，來分擔這個新嫁娘的痛苦和不幸吧。

一九四〇，十一，二十二，於南溫泉

# 原书空白页

## 受辱者

順德第十區的桂洲鄉失陷給敵人半個月以後，忠信絲廠的女工梁阿開，突然失蹤了。三天以後，桂洲鄉的一個耕種人在敵人防地半公里外的山坡上發現一個沒有腦袋和失去一隻右臂的女屍，他憑了自己的判斷，證明這是她的屍首。嫁給白麻鄉的梁阿開底表姊阿福於是含住一泡眼淚，花三十塊錢買了一付薄薄的棺材，喊兩個仔工悄悄把那無頭的屍首收殮並目就地埋葬。又過去了三天，她親自跑到桂洲鄉，在一個同族的老姊妹的家裏舉行梁阿開底招魂祭。

這兒是生絲底出產地，大小絲廠一共有三十二家，忠信號，是鄉裏唯一的裝設了發動機的工廠，能夠容納一千五百個女工；但所有的工廠在失陷前一個禮拜就全體關閉，女工們因為不願意做順民，十分之七八離開了她們的生活保障地，到附近馬江、六步、永合等鄉下去另謀生計，街道上顯得異常蕭條了。

老處女梁遇好讓出了她底丈把寬闊的堂屋作爲同族姊妹梁阿開的臨時的祭堂。堂屋當中擺設一張白木的圍了一條喪家用的白布「檯圍」的靈桌，上面燃點着白蠟燭，玉香，還安放了一付小小的白木靈牌，靈牌上寫着「靜女梁妙開二姑之神位。」靈桌脚底有一隻瓦製的灰盆，那是預備親友們蹲下來輪流給死者火化紙錢的。其餘的傢俱仍和往日一樣，靠左耳房那邊牆邊有一張竹涼床，右耳房那邊擺了四把椅子和兩張茶几，那上面全堆放着活人們給死者預備的紙的衣飾。參加祭禮的女人肅穆的擠做一堆坐在涼床上；阿福紅着眼睛忙碌地，精神不寧地在屋子裏對做法事的喃巫先生指點着，或者拿起水煙袋吸了兩口但不感興趣地轉遞給同伴。她是一個碩壯，粗魯而又吝嗇的農婦，年紀雖然快五十歲，但說起話來是那樣響亮，直率；此外她還喜歡誇讚自己慈善，有見地。她望着老女工遇好，認真地頓着脚抱怨說：「對住她底靈牌說句良心話，阿開這個人沒有什麼壞處，單單是拗性了一點。大局危險的時候，我就對她說：「阿開，你看大家都走得七七八八了，你到我們白麻來住幾天吧，我家裏雖然窮，但只要吃得苦頭，給牛奶棚擠牛奶，或者幫莊稼人收收穀

子，那裏會餓得死哩。

「你看她怎麼回答我，她說：『我在忠信做了十五年的活，有忠信一天，我就得留在桂洲一天，我爲什麼要走呢？你們白麻都是耕田的，又沒有絲廠，我到那邊去等死麼？——』現在，好了，忠信固然沒有一點損毀，可是她倒遭了殃，唉，她才三十七歲呀！——』阿福揷着鼻涕嗚咽起來了。

這裏除了阿福之外，還有七八個女人，她們都是繅絲的女工，其中五個是守着順德不嫁的特別風俗的獨身者，另外兩個是年輕的女孩子月英和李三妹。老處女遇好和失蹤者梁阿開同一個廠，現在她沈起臉蹲了下來給死者燒紙錢；她身段瘦長，火光映照着她底長年長月給蒸汽所烘乾了的蒼白的臉，使那上面閃耀着一種不調和的慘紅的顏色。同伴底慘死訊息使她生出無限的憤慨：

「她麼，死心塌地記住桂洲，記住忠信，」她用低抑的聲音歎息了。「我看她底雙眼快瞎了，癆病也越過越深。我曾經這樣勸過她：阿開，趁早改行吧，如果你再凱幾年絲廠，我看你連骨頭也剩不到一把哩。她笑了一笑，理都不理我。其實

她底心我完全明白，她做人是很有分寸的，假使她不是死得這樣早，她能讓自己活活餓死嗎？——我看她有那樣的傻勁，跑進忠信底機房，硬把機器開開的。我不怪她拗性，只怨她死得太早。」

婦人阿福忙碌地在屋子裏轉了兩個圈，把紙衣的數目重新數了一次，才又捲着袖子坐在涼床邊緣，不寧靜的搖着腳說：

「阿開底脾氣我是曉得的，她那裏受得住那些畜牲底羞辱？唉，不在桂洲餓死，卻在容奇給殺死，如果她的鬼魂有知，一定悔恨當初沒有聽我的勸告，跟我回白麻去的。」她並不怎樣傷心地流着淚，一連搥了兩把鼻涕。

靈桌上那盤檀香木散發出一股刺鼻的氣息，那氣息，增加了人們的肅穆的哀思。少女李三妹始終瞪着迷惑的。略帶恐懼的眼睛坐在一個角落裏儘量幻想着死者被慘殺的情形，她有壓抑不住的恐怖，一匹小貓似地跳下地來，替靈桌上的油盞添一點油，她覺得自己需要做點瑣事，筋絡需要活動一下。有時候她悄悄地在年輕的

同伴月英耳邊說：

「你看吃子彈死得苦呢，還是斬頭死得苦？」

月英不望她，憂愁地低下頭，同樣悄悄回答：

「我什麼都不怕，頂怕被那些畜牲——」

穿起了黑色道袍的喃巫先生把一切都準備好了，然後打開了那摺祭文，敲起那面小小的黃銅「叮叮」，喃喃地念起來，屋子裏所有的女人聽見了這葬喪時才聽得見的不祥的聲音，大家都再也忍耐不住，嗚嗚地輕聲哭泣起來了。

一個星期前，梁阿開在容桂公路上給日本兵捉了去，被編進「婦女勞軍第五小隊」裏給日本兵士輪姦了五晝五夜，才被釋放回來。她拖着半死的身體走了四十五里路，在一個村落的一戶人家裏休息了一夜，並且借了一套乾淨的衣服穿上，朝自己的鄉下跑去，這天早上，當她走到離村口還有兩里路的時候，她坐在一個小碼頭的石級上考慮：

「現在，我完全自由了，回去嗎？還是投水呢？——」

初夏的晨風；依戀地繞着這陰慘的鄉村迴旋着，太陽慷慨地昂起了頸子嘗試用



自己的光和溫暖去安慰並且鼓勵鄉裏的居民，忠信號絲廠底黑色的聳立在乳白的空際的煙囪，彷彿是一個哀戚的新寡婦人，默默地愁苦地對外來人訴說着這裏的不幸。從前，這兒的早晨是動的，熱鬧的，和勤謹的，到處都聽到小孩子底哄鬧，繅絲機底轉動聲，女工們底遣散疲勞的歌唱，和一切煩忙的脚步與呼喚；現在，除了日本軍隊和偽軍操演時的步伐和呼喝之外，市街上異常蕭條與冷落，只剩幾個做小買賣的商人和小販子吧了。

梁阿開穿過了寂寞的小街道，有意繞路避開日本軍隊和偽軍駐紮的鄉公所。那慣熟的街石，屋宇，使她精神振奮，胆量壯大了起來。隣居二伯底黑毛狗阿財遠遠看見了她，搖着尾巴向她走去，一聲不響地嗅着她底褲管。生底喜悅在她底酸楚的，創痛的肢體裏開始了新的循環。她不能自制地從牙縫裏叫出一些噓噓的字音，並且回頭招引那頭黑狗，然後用比較剛才輕快一點的步伐向前走着。沒有好久，她便重新在老女工遇好那所充滿悲哀的泣哭的屋子出現了。

第一個發現她的是李三妹，那女孩子驚叫了一聲，轉身抱住了遇好，以後無論

如何也講不出半個字音來。喃巫先生也分明認得那是她，輕輕倒退了兩步。婦人阿福抬起頭，擦抹着通紅的眼睛。用穩重的步伐，彎起腰，繞過靈案一邊走出來一邊說：

「阿開，你是真人呢，還是向我們顯靈，抑或那件工沒有照我底吩咐，依然使你露宿荒郊，你冤魂沒法子安息？——」

「福表姐，你說的是什麼話？我一點都不懂呵。這付靈桌是供奉那一個的呢？」阿開正懊惱地躊躇着那椿羞辱的事情要不要告訴她們，但被這奇怪的情形驚呆了；她伸開手臂扶着門框歪斜地支持着酸痛的，沉重的身體，長形的臉有點微腫，像一隻長得太老的黃瓜，倉白得連一點血色都沒有。話沒說完，一連串地嗆咳不止。她用手拚命抓住胸部，嘴巴張開，臉上的肌肉全部痛苦地繃緊着，彷彿在搥胸噓啣的樣子。

她底一點都沒有改變的聲音使大家恢復了鎮靜和自信，阿福馬上走近了她，嘴裏不住喃喃地說：「你是活人阿開嗎？」跟着用兩隻又粗又大的手摸捏她底頭髮，

她底肩膊和手指；其餘胆子大的姊妹慢慢走近了她，推擁她坐到涼床上。這意外的事情使屋子裏的人們忙亂得再也不能寧靜下來，有人趕着要嚷快把靈桌上那些不祥的東西焚化，有人要求那呆呆地插在地上似的喃巫先生念一遍消災除禍的符咒。阿福想起了一件事，把什麼事情都丟開，用響亮的聲音對大家叫着：

「我知道了，這完全是大頭六騙我的，他騙了我三十多塊錢，三十多塊錢呵！

阿六，你這沒好果的騙子，我丟了三十多塊錢不要緊，我恐怕你招到飛災橫禍哩！」

遇好鎮靜地坐在阿開對面，從頭到尾把她們誤聽農民大頭六底判斷的經過告訴了阿開。她一面講一面仔細地向她身上打量。「可是你呢，你這幾天竟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大家都相信你這一回一定死在那些『矮種』手裏了。——」李三妹從一個同伴膈肢窩底下鑽出了腦袋，黑而且亮的眼珠子，好奇地，關懷地轉動着。

這個被污辱的女人的心痛苦地緊縮着，同伴們底親切的慰問和關心使她底冷凍

的瘦骨酥暖過來，她從她們身上得到了活力和歡喜；像一個坐滿了二十年徒刑被釋放出來的囚徒，那種實際的慶幸和甜蜜的感覺，她深深體驗到了。她用因感動而抖顫的手接過同伴們給她倒的熱茶，一口喝了並嚼着一塊冰糖，斜斜靠在涼床上。女人們在她跟前旋轉着，叫喊着，並不急於追究地詢問着她。

月英興高彩烈地舉起柴刀把白木靈牌砍開兩半，才發狠擲到天井裏；三四個女人笑微微地動手把紙衣一襲一襲搬到那邊去。一個矮胖的中年女人唸咒似地沉吟着：

「那一個游魂冤鬼，沒衣穿的隨便檢一點去穿吧。」

阿福老是擦着哭紅了的眼睛，用更響亮的聲音講話，有時候粗魯地敲同伴底肩背打趣着，哈哈大笑。老女工遇好興奮地用掃帚把那塊火磚地面掃得乾乾淨淨，最後用柚子葉蘸淨水灑在地面上。

阿開異常疲倦地半開着眼睛，微喘着氣，如果這時候她有力氣，她會忍耐不住，把自己所忍受的恥辱和心中燃燒着的憤怒，從頭至尾對大家說了出來。看見自

己的白木靈牌在天井裏被血紅的火舌所捲吞，發出微細的畢剝聲，她驕傲地微笑着：

「滑稽透了，活人能看自己的靈牌，看見別人在哭自己，真有意思呵。……」她又憂愁地想着：「如果我把日本人對付我的醜態情形告訴了她們，那麼，以後我還能在別人跟前講一句響亮的話嗎？」

她苦苦地憂慮着，望着福表姐強健，頑固的臉，更感到嚴重的不安，而頰上那團因興奮而浮起的紅暈慢慢淡褪了。終於，自尊心激勵着她，她提挈起全部精神，挺起了凹陷的胸脯站起來，動手到廚房裏倒了一盆熱水，用肥皂狠狠地把臉擦了一次。十五分鐘以後，她一面拖住婦人阿福一面嚷着：

「好了，我的晦氣已經擦掉了，福表姐，我害你害成這個樣子。你也不要責怪大頭六，破財擋災，就是這個樣子。來吧，大家來聽聽我這個蠢人的故事吧。」等大家圍繞着她，把註意力集中在她身上的時候，她便開始了她底謊話。她底聲音是這樣平靜，動聽，彷彿在敘述別人的事情一樣，這使得她也暗暗驚服自己的激動的情

緒到底被一種什麼力量所鎮壓呢。「平常，大家說我胆子大，我眞的胆子大呢？也有人批評我做事浮燥，大意對了我這一次竟大意到給一匹馬擠進水裏去，喝了一肚子水，幾乎淹死。這些倒霉的事，到底是怎樣來的呢？——那一天的早晨，我要到竹園去看老葉，走到浮萍橋上的時候，——公路那邊有五個矮種在練馬，不知道他們爲什麼，突然揚了揚鞭子，把馬趕到橋上來，——人有霎時之禍福，我那裏來得及走避呢，浮萍橋是這麼窄，橋西除了我之外，那裏還能容得下一匹發瘋的馬？日本人底心已經是黑到透的，日本馬的心更黑，牠毫不講理就把我踢下水裏去。我只聽見橋板通通地響了幾下，以後就什麼都不曉得了。」她按着胸口咳了一陣，吐了兩口帶血絲的痰，抖擻着精神繼續她底虛構的故事。

「原來一個從長樂運柴枝來賣的老船家，叫黃祥發的看見這樣的情形，他悄悄鑽進水裏救我到他的客船上去。我醒了之後他又悄悄帶我到他們底家……唉，那叫什麼鄉下呢？對了，叫黃茅坳，天曉得，這樣的鄉下只有三家人家，又都是蛋家，我在那邊住了幾天，連狗鷄都不多見一個，寂寞得要死！

「河水鑽進我底肺家裏面去了，見了鬼，我從來沒有咳得這樣厲害的，咳起來眼前只看見滿天星斗。黃祥發底老婆，天天給我煎生草藥，我在那裏躺到今天，真是問心有愧，他們都是很窮的，我非立刻回家不可，虧得那位老船家送了我一程，他到長樂販柴去了，我獨個兒走了一天一夜的路，天亮了才望得見忠信那枝黑煙囱。福表姐，我的命是救回來了，可是我怎麼對得起你？我當初爲什麼不聽你底話，跟你回白麻去？——」她沈默了許久，想起了那對和她底貞操一道被掠奪的玉耳扣，舉起手來摸摸自己的光耳朵。

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她底耳朵上。阿福趕快把自己的銀質鍍金的耳環除下，替阿開戴上，偏起頭來笑着說：

「怪道你底臉孔這樣素，原來沒有戴耳環。」

「我底耳環麼？」阿開也笑了，索性替這虛構的故事添上一點尾聲。「送給我那活命的恩人了。我懇求了他九次，唾沫都說乾了，他才勉強把那雙玉耳扣收下。真是，唉。如果將來那些矮種都死光，桂洲有平靖的一天，我一定想法子給那黃老

伯兩口子送一份厚厚的禮物。」

聽完了這個故事，婦人阿福首先虔誠地嘆息着：

「觀音菩薩保佑他長命百歲！可是阿開，你的驚險可真不小呵。」

老女工梁遇好點了點頭，跟着批評她底同族姊妹說：

「像黃老伯兩夫妻，恐怕在桂洲再也找不到第二對。你爲什麼不請他們到我們家裏來，等我們好好接待他們一番呢？」

剛才給梁阿開的出現嚇壞了的年輕的女孩子李三妹和月英，被這新鮮的故事所吸引，一步一步地接近梁阿開身邊，瑣碎地詢問着，好像無論如何也不會滿足的樣子。

女人們對於梁阿開底生還表示了高度的欣忭，也無條件地信任了她底遇險經過，屋子裏恢復了愉快的笑，與放恣的，隨便的談話。梁阿開竭力使自己坐得筆直，走起路來脚步提得很高，說話總是帶着笑聲，她能裝得這麼像，她自己也覺得非常詫異；但是同伴們越是不懷疑她，她就越感到不安。



「如果扯謊是一種罪孽，那麼，讓那些千刀萬剮的日本鬼子替我擔當了吧。」  
她懊喪的想着。

第二天絕早，婦人阿福一爬起來，就勸梁阿開跟她回白麻去，但她拒絕了。她在屋子裏不安地兩頭踱着，很煩腦的樣子。

「福表姐，我怎麼能再累你呢？我怎麼能再累你呢？那樣多的日子都度過了，那樣多的苦頭都吃過了，難道看着忠信快要復工的時候，自己跑到別的地方去嗎？而且我還聽說有人提倡要求忠信補發停工期內的工資呢？二十幾天，多少錢，發一半也好，如果我不在那裏，誰能替我領這筆錢。……」

她固執自己的意見，終於讓她底福表姐獨自回白麻鄉去。臨走的時候，福表姐確實地把她教訓了一番：

「這一回你又不走！你這死硬派，我又不是個拐子，你爲什麼總不想我底話？你即使不到白麻去，也應該離開這危險的地方噯。……阿開，你墊高枕頭想一想，日本人既然搶到了我們的桂洲，那裏還肯讓我們好好地過日子？即使忠信有復

工的一天，他們自然把那些日本婆帶來，那裏還用得着我們。阿開，你再過細想想我底話可對嗎？事怕想，布怕量，這樣淺白的道理難道你還不知道？給馬踢進水裏去，難道你還不怕？……阿開我們「繅絲女」的好日子早就過去，你休再夢想了！

……」

從前，她是一個執拗，自信，富於忍耐力的女工，現在變成一個衰弱，性情暴躁的病人了，每天，她總要扶病起來，到同伴家裏打聽忠信復工的消息。因為缺乏醫藥和調養，她底健康無可挽回地一天比一天不如了。

四月的中旬，忠信號絲廠，由鄉維持會底決定，將那部五十匹馬力的蒸氣發動機轉售給沙頭日本人經營的復興工廠，牠自己便宣告永遠停業了。

×

×

×

黃昏，給日本人和中國的漢奸敗類統治着的桂洲鄉——這塊桂花河灣曲地縈繞着牠東南方，起伏不平的矮崗環抱着牠的西北方的肥沃的平原，被憂鬱和冷寂籠罩着。桂花河河面除了幾艘被日本兵佔據的民船，和兩三艘因為負載過重而幾乎沈沒

的糞艇之外，什麼都看不見，水面平靜得連一絲縐紋都沒有。因為怕中國游擊隊的夜襲，八點鐘就下令戒嚴，天色還沒有黑透，街上冷清清幾乎沒有了行人，貼近鄉公所的那幾條街道，都派了雙崗，一個日本兵和一個偽軍，——那些驕恣的日本兵常常拿偽軍來開心，看見他瞌睡或者有婦人走過的時候，就舉起笨重的皮靴朝他底屁股上一踢，才裂開猙獰的嘴巴和掀起黑而短的髭鬚笑一笑。

白天，小商人，菜販子捏着頸子把貨物賣給日本人，一到了晚上，他們聚在屋子裏，用許多譏諷的智慧和的話語彼此交換他們底憤怒。日本軍隊打人們面前開過的時候，女人們總是負氣地一手抓着自己的孩子拖進屋子裏，店裏的小伙計使用很重的鼻音在後面評論着：

「活活是一羣鴨子，看他們的扁嘴巴和短腿桿呀！」

「鴨子還會下蛋，他們！他們把我們的泥土都弄醒齷，今年桃子不結果，楊梅也不開花了。」

一個叫化子因為喜歡指手劃腳地當面批評那些站崗的日本兵而受過十八次以上

的毆打。

人們底菜地，禾田，突然給馬隊蹂躪成平地，人們底貨物和鐵器常常被鄉公所沒收，鄉中的女人，有時候無緣無故地失了踪，像這樣的事情，天天都發生過。

——肺病患者梁阿開每天豎起機警的耳朵胆怯地傾聽，這些不愉快的消息。一天中午。她從老女工梁遇好屋子裏出來，忽然給西村的一個婦人廖四孀沒頭沒腦地緊緊抓着。

「開始，做做好事，菩薩會保佑你，什麼災難再也不會降在你身上。你告訴我吧！我底阿平活着呢還是死了？」

廖四孀是屠戶廖老四的妻子，她底十六歲女兒阿平在梁阿開被俘虜前五天失了踪，最近地痞馬盛對她洩漏了阿平曾和梁阿開同在一個慰勞隊裏的消息。廖四孀在街上等候阿開等候了三天。

「開始，做做好事吧。我底阿平到底還活着吧？……」

「四孀你說的話我一點不懂呵。你的阿平？我到黃茅坳住了幾天，鄉裏的什麼

事都不知道，是的，你的阿平，……」阿開想了一想，從前在日本軍營的時候，的確有許多女孩子，但沒有屠戶的女兒。她嘴裏一方面竭力否認曾經給敵軍俘虜，一方面安慰那快要發瘋的母親。

又有一天的傍晚，幫助救人收買糧食生鐵的痞棍馬盛像榕樹上那種分泌着一股惡臭氣息的甲蟲掉落地面似的突然闖進阿開底屋子裏。

「開姐，借兩塊錢給我用用吧。」那強壯的痞棍虛假地嘻嘻笑着，他沒有等阿開回答，攢着兩道濃黑的眉毛恐嚇說：

「開姐，其實我用不着借債度日的，只要我肯做一樁生意，我一定賺很多的錢；唔，那就是說，比方我肯領廖老四夫妻去看他們底女兒阿平，——如今做了山坂少尉的太太的；又比方我早幾天肯把你的真實下落告訴了你的福表姐，她就不會給大頭六驅去了那幾十塊錢——」

阿開氣得幾乎腦袋都要炸裂開來，她猛然彎下腰，抓起竹凳子拚命向那男人擡過去，用低扼的，戰抖的聲音狠毒地罵他；最後，她懊喪地從包袱裏翻出來一張五

角錢的紙幣，扔在馬盛底臉上，使勁推了他出門外去。

有許多日子裏，她很少到外面去，別人底眼光在她身上多停一刻，她就全身的神經都緊張起來，竭力避開人家的視線；有時候同伴們衷心問她道：

「你以後一回也沒碰見過黃祥發伯伯麼？你不打算尋尋他嗎？」

「我要尋他？那倒不打緊。告訴你們，我要尋那個騎馬的日本人是真的！恩德，這一輩子報不了，來生報也來得及；可是仇怨，有仇不報非君子；我梁阿開不錯窮，得了癆病，眼睛也快瞎了，可是，誰敢說我是個衰仔？你們說阿開是個衰仔嗎？」

——她這樣回答別人的時候異常激動，同時也本能地堅守着自己被俘獲的祕密，好像即使別人已經知道了她底祕密，她還得扯謊下去的樣子。在她獨自的時候，她卻痛苦地追悔了。

「如果我早早跟福表姐往白麻去，怎麼會遇着這樣倒霉的事情？我這一輩子的羞辱，用盡杆花河的水也洗不乾淨，杆洲，整個死去了，自從矮種打進來以後就死

掉了！……

忠信絲廠的機器的出賣給日本人，給予桂洲的女工們一個嚴重的打擊，她們有些頓着腳怒罵那些腐敗的鄉紳，有些咬牙切齒地咒詛日本人，失業的恐慌緊緊佔據了她們底心。老女工梁遇好曾經約了十二個工友，作為私人性質的，到鄉長那裏去請過一次願，要求解除轉賣機器的契約。病人阿開也勉強起來，一面喘氣，一面咳嗽，跟同伴們去請願。

結果，她們的請求被拒絕了。阿開陷於難堪的絕望裏。她患着厲害的失眠症，每天晚上，老是張開燃燒着的眼睛。苦苦思索過去的一切，或者垂下了眼皮靜靜傾聽自己連續不斷的咳嗽。她每天晚上淌着可怕的盜汗……

這是一個被憂鬱和冷寂籠罩着的黃昏——忠信號底蒸汽發動機要移交的前一夜。肺病患者梁阿開費了許多時間從一個竹籬裏翻出一瓶硝酸的水溶液——那是她一個在香港讀書的娃兒玩氫氣球剩下來的——好像獲得寶貝似地小心地把那玻璃瓶藏在口袋裏，她懷着絕望與憤恨，趁着快要消逝的殘褪的夕陽，繞過許多冷靜的街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可是就是明天麼？……」

她抬起了頭，張開充血的雙眼，用手指摸索着，終於摸着了那桿發亮的活塞桿子——她又從口袋裏掏出了那瓶『酸』的水溶液，拔開塞子，放在鼻子下面輕輕嗅了嗅，然後小心地，把那瓶有強烈的腐蝕作用的水溶液倒在那根活塞桿上面。

輕微的嘶嘶的金屬腐蝕聲，好像垂死的喘氣，又好像要促醒死寂的黑夜底警覺的樣子。但響了一陣，立刻又什麼動靜都沒有了。

梁阿開覺得自己的四肢因為過分緊張而冰冷了，叫陣了，從牆根，吹出一絲聲陣的陰風，透進她底枯瘦的骨頭裏，像要叫牠們突破。她的反膚而炸裂，風化。

她突然警覺地站起身來，企圖往機房外面奔跑，但那木料她一交，她跌倒了，並且暈厥過去了。一付骷髏似地斜斜躺在蒸汽機底旁邊，  
夜底無邊的黑暗，越過越沉重地降落在人間。

# 原书空白页

## 秦壘的老婦人

當敵人攻陷了增城，沿廣增路向西推進一百四十華里的時候，青年救護員唐秀峯跟着大隊，分乘兩部卡車，從消息不靈通的廣州趕赴增城前線。他們在車子上看着公路兩旁的山和樹的模糊的影子，飛快地從黑夜裏溜過；混亂的，調動忙碌的廣州落在他們後面，越過越遠，動作緊張的軍隊，裝甲車和戰馬也漸漸稀少了。蕭瑟的初秋的风，從渺茫的遠處，透過漆黑的夜幕迎面吹來，掠過他們底臉孔，他們感到了一陣沉痛的快感，於是雄壯地歌唱起來。

由於情報不正確，卡車的駕駛手帶着四十個救護隊員，和六個臨時搭客，一直誤衝進敵人的前哨陣地。伏在禾田上的敵人的機槍，密集地朝兩部車子低低掃射，當頭的那部車子底油箱着火燃燒起來了。

唐秀峯底肘子似乎給誰碰了一下，這短促的一瞬間，他運用自己全部的警戒

力，在警叫和狂號聲裏縱身跳出車子外面，匍匐着身體離開公路，一隻青蛙似地，敏捷地越過一畦一畦的水田，鼻尖朝着正北方，沒命地逃跑。

十五分鐘以後，唐秀峯發見自己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同伴，而左臂也隱隱地痛起來。樹膠底鞋子不知在什麼時候給稻草絆住，丟掉了，那套草綠的軍服給水和泥濡溼得異常沉重。

他站起身來，惶惑和劇痛開始侵襲他。

夜，用無恥的黑暗吞沒了整個宇宙，人類被荒漠所隔絕，一切生物在蕭瑟的曖昧裏噤不作聲，寂寞還在無休止地延長下去。年青人鼓起了勇氣，在黑暗中前進。

太陽射出了第一線晨光的時候，唐秀峯已經翻過了四五個山，到達了一塊平坦的原野。他鼓盡了最後的力氣趕前幾十步，在一家小小的草房前停住了。

這裏是單身老婦人二婆底屋子，她身段高大，論她臉上的皺紋和斑白的頭髮，已經是七十開外的人了。她打開了門之後，並沒有朝來客望一下，只仰起頭來，依着幾十年來的習慣，蹙起眼睛悠閒地朝清朗的天空端詳了一會，平靜地打了一個呵

欠，才俯下頭來，當她發現這個穿軍服的年青人的時候，便粗魯地咕嚕着：

「哦唉，原來也是一個兵大哥。」

唐秀峯向那老婦人爽朗地提出自己的請求，老婦人不大在意聽，望住他的還在滴血的赤紫色的袖子，冷冷地說道：

「吃了敗仗麼？那麼，進來喝一口熱茶吧，我也要生爐子了。」

走進了屋子，唐秀峯隨手抓了一把稻草墊着屁股，閉起眼睛靠着坭牆壁坐了下來。

這裏一共兩間房子，後面那一間毗連着一口淤寒的池塘，池塘的週圍長滿雜草和苔蘚，永恆地發散着陰溼的氣息；屋子裏面的一切傢具都是簡陋而陳舊的；剛從籠裏跳出來的鷄和鴨子顯然被這生疏的客人所驚擾，繞了個大圈子，打唐秀峯對面急急地走到門外去。

唐秀峯的左臂給機槍彈擦去了一大塊肉，骨頭沒有受到損害，但因爲五六個鐘頭沒有停止過流血，敷生草藥的時候，便暈厥過去了。老婦人一點也不忙亂，用

如意油和熱茶把他灌醒，給他換上一套藍布短衫褲，扶他到床上安睡。

這裏叫秦壘，離福和墟十五里，全村疏疏落落只有二十多戶人家。村裏的壯年男人都到外面謀生去，剩下一些婦人們耕種幾畝瘦田，和飼餵一些家畜，外面人很少打這裏經過，她們也很少到外邊去，整年整月地守着這塊沒有變化的土地，互相談論着半年前男人們從鎮上帶回來的新聞。唐秀峯的突然到臨，成爲村裏一件新鮮的事件。

沒有好久，老婦人警告青年說：

「你別跑到外面去，記着，這裏離公路只有七十幾里，說不定日本鬼子會打這裏走過，——那些鬼子知道我們這裏藏了一個年青男人，——那我就保不住你了。」

唐秀峯昏昏迷迷地睡了一天一夜。

村野的黃昏，特別寂寥而空洞，城市生活慣了的人驟然投在牠懷裏；因大自然底給予過多而感到了迷惘。——唐秀峯請老婦人給他掛起帳子，他從洞口似的門戶

眺望着灑遍了黃金的原野。太陽用牠最後的溫厚而熱情的光輝，和每一個山峯親吻，牠的紅光燦爛的身體在那遙遠的曲線中間躍動，往後，慢慢地隱沒在紫灰色的霞彩裏了。年青人給大自然底美麗所煽惑，血液在他每一根微血管裏跳躍，於是禁不住興奮地嘆息起來。

大地慢慢陷在黑暗中，草房子裏靜寂得一點聲音都沒有，金絲貓兒不知躲藏在那一角落裏和平地叫了一聲，好像提醒屋子裏的人們記憶起自己的存在似地。二婆坐在灶前燒水，乾草底乍明乍暗的火光使她底臉孔時隱時現。她似乎每一刻鐘都在含着笑意，她底溫暖的笑常被寂寞所吞噬，因而變成了那樣地驕傲和那樣地冷峻。

唐秀峯注視着屋子裏的一切，感受到冷漠的壓迫，於是提起了嗓子高聲叫着：

「二婆，你一向都是這樣冷靜慣了的？咳，這裏連砲聲都聽不到呢。」

老婦人沒有被青年的高叫所擾亂，充滿自尊心地回答說：「我底兒子和孫子回鎮上去了之後，剩下我一個差不多天天都是這樣過法。」

這個魯莽而熱烈的青年費很大的努力去觀察那個孤獨的沉默的對手，極力引誘



她說話，而自己也按捺不住了，從頭至尾把這一次驚險的經歷統統對她敘說了，他說到敵人，說到戰鬥，也論到我們自己的一切優點和劣點，他講到激動的時候，忘記自己的創痛，用右邊的拐杖抵着床板，使上半截身子翹起來；閃爍的眼睛釘着那高大而衰老的影子，憤憤地說道：

「是了，血液這東西頂重要。我們唸書的時候，一點也不知道，浪費了不少血氣啊。打仗，我們十足地用血和肉來打仗；我們缺乏坦克車，缺乏飛機和大砲，我們有的是人民的血肉。」他說到這裏，故意用冷笑慨嘆着。「這件事是殘酷的，而且是笑話的，我們沒有槍，憑什麼衝進敵人底陣營裏去呢？天曉得！……日本人盡量對我們消耗他底子彈，什麼時候等他們最後的一顆子彈也用完了，我們中國人民死的死了，活的還活着，於是我們勝利了；這是民衆的勝利，血的勝利！——」

中學生底情緒高漲的聲浪在空中震蕩，屋子裏霉溼的塵垢受驚地在暗啞的燈光裏遲疑地飛昇着；晚風怯生生地隱在籬笆外面竊聽；這個陌生的客人平空驚擾了那寂寞的大地了。他底充盈的精力促起了老年人底注意，並且叫她歎服；那些被長

年的寂寞受侵蝕的面皺，這時候開始在她臉上毫無忌諱地展開，她顯然高興起來了。她喜歡他底熱烈和率直，她不住同意地點着頭，並且重複他底話：「人民死了，活的還活着。唔，——……」

敵人底蹤跡沒有經過秦壘，秦壘的村民跟往常一樣地生活着，祇是老婦人二婆的心中起了顯著的變化，年青人底強烈的生命力，鮮明的笑臉和快樂的聲調使她愉快；她底孤寂在他底熱情中溶化，她底驕傲變成了愛撫。

「你和我的阿純一模一樣，他也像你那樣明白，通達，也像你那樣率直，好動，年紀也差不多，祇是他個子比你高一點。

另一天的晚上，老婦人笑着鄭重地把自己的孫子阿純介紹給年輕人說。她用嚴厲的注視要求對方底注意，繼續說：

「你要知道，我有一個孝順的兒子，現在該四十六歲了，他什麼都聽我說，按時回來看我；可是我底阿純，比他父親更孝順，比他父親更有主意，他告訴我許多新聞，還告訴我許多人世上最珍貴的道理。你想想看，在豆腐店裏當了五年伙計的

人，什麼不懂得呢？好的壞的，他能夠分別出牠們，一個年輕人一定要分辨得出污穢和乾淨。」

在她敘述她底孫子的時候，姿態是嚴肅的、慈祥的，彷彿他就站在她面前，而她企圖用自己的柔情的慈悲去撫慰他似地。

「有了他們兩個，我還得活下去，再活他二十年，我要看看我底阿純在這世界上創一番事業；是的，我一定要看看。——」

青年靜靜躺在床上聽着，這時他插進一句：

「二婆，你說的一點不錯，現在每一個中國人都要多活幾年，大家都要活下去。」  
老婦人坐在他床邊，兩手抱着膝蓋，寬闊而多皺的臉孔微仰着，朦朧的老眼陷入深沉的回憶裏。她又放緩了聲音繼續說：

「有一年我底兒子上廣州買貨，你一定知道的——那又是東洋人的故事——廣州的沙基不是有許多日本人的嗎？不知怎的，我底兒子在沙基給日本人毒打了一頓，那野獸所坐的黃包車的輪子輾壞了我兒子底腰幹，還打他打得吐血。東洋人對

廣東人從來就不講理，他們侮辱了一個頂善良的人了。從那時候起，日本人給我們帶來了惡劣的家運——我兒子底腰背歪到右邊去，而我們底阿純也開始了憂愁。……三個月以前，阿純寫信回來告訴我他在鎮上參加了壯丁訓練，他也要和你一樣上戰場打仗哩。是時候了，二十一歲的人，應該去開闢他底天地了。他應該吞掉他父親底仇人。……」

老婦人不疲倦地，反復地說她底孫兒怎樣地聰明強健，一直說到唐秀峯睡熟。看見了那個給甜美的睡夢迷住了的年輕人翻了個身，她點了點頭，給他蓋好被，放下帳子。

二婆對於她底家畜和紅薯疏懶了。對於她底鄰人疏懶了；婦人們和她打招呼的時候，她故意裝成很平靜地，淡淡地說：

「幸虧那些禽獸沒有打我們秦輩經過，不然，唔，——」最後她又加上這一句，「你們看那小伙子有點像阿純嗎？」

她差不多把全部的時間花在這年輕的客人身上，她每天替他換藥，還燉一個鷄

蛋給他吃；中飯吃過了之後，引導他走到淤寒的池邊消磨整個下午。羊齒植物吐散着潮溼的氣息的時候，二婆便又快活活地開始她後代的憶念了。

「我底阿純，他每一次回來都愛坐在這里，他也說我一定要多活幾年，唉，他真有趣，——」

唐秀峯用最大的忍耐力誠實地傾聽那些重複的話語，有時也插進一兩句關於那兩父子的問話；他發現當自己詢問他們的時候，老婦人會立刻愉快起來。他自己，對什麼都不熱心，腦裏祇有一個單純的理想，他憧憬着戰爭，他把自己的慾望和關於戰爭的一切知識告訴了她。

他底語音，是一種甜蜜的慰藉，她把自己祕密的愛藏過，讓自己孤寂的靈魂盡量去享受那些慰藉；那難以形容的感情彷彿是一種活力素，牠在她心裏潛伏並滋長。

有一天的早晨，唐秀峯給一種粗暴的中年男人底聲音驚醒了。涼風從帳子透進去，使他底骨節異常舒適，他還想再睡一下，但那魯莽的男子又粗聲叫喊起來。

「你這老鬼，把錢藏起來幹什麼呢，沒有兒子也沒有孫子，將來躺下了，眼睛閉上，雙腳一直，還不是要我來捧你底靈牌，繼你底香燈？快把錢拿給我啊——」

他又同時聽見老婦人異常着急和忙亂地放置木盆和木桶，企圖用笨重的聲音蓋住那男子底說話，並且毫無意義地嘆着氣。

他閉上眼睛狐疑了好一會。又聽見老婦人在門外困惱地說：「阿四，快來幫忙我把鴨子趕回來，到這兒來嘎。」

她說了許多這一類的暗示的話才把那男子引到外面去，然後獨個兒走回來，忙亂地去翻衣箱，一把竹椅給她碰倒，低低地埋怨了一聲就不響了，銅元和銀角子在她手中滾來滾去，叫出聲來，彷彿不忍離開她似地，五分鐘以後，這一切聲響，都跟着她底高大而衰老的影子在門戶外面消失了。

這個大意的年輕人重新蒙起來被睡了一覺，一直到吃中飯的時候。

開頭，老年婦人的臉孔很不自然，她不敢正面望那年輕人，常常用無意義的笑聲來掩飾自己的不安，有時候又用嘆氣問他，似乎要向他解釋什麼的樣子；到

底，他底活潑的笑貌，爽快的談話使她恢復了鎮定。中飯吃過，坐在池塘邊閒談的時候，她又重新鄭重地要求那青年說：

「真的，等什麼時候你精神好一點，你替我寫一封信給我底阿純，告訴他今年冬天我要給他做一套新棉襖。」

「自然可以囉。」他爽快地答應了。

十一天以後，救護員唐秀峯看見自己的健康情況允許他繼續前進去找尋他底隊伍，便向他底主人辭行了。這事情對於老婦人是突然的，而且是難堪的。

「等傷口好了再說吧」。她假設了許多困難的問題挽留他，後來她知道青年底心非常堅決，也就決心把自己的痛苦藏到心底深處。她給他預備了一點乾糧，還請了一個熟人給他帶路。

青年動身之前，二婆困惑地在他四周轉來轉去，不住的說：「也好，年輕伙子應該出去創一番世界，是的，我也應該多活幾年，看看你們這一班小伙計，唔，——彷彿別的話彙她都忘記了似的，一直等年輕人離開她走了十幾步之後，她才

恢復傲慢的自尊心，靠着門高聲喊道：「那麼，打勝仗之後，再到我這里來住些時候吧。」

唐秀峯充滿了愉快地向老婦人道過謝之後，胸脯特別挺得高高，兩手擡擺得很開地離開了那古老的茅屋向前行進。

沿路山野的景色叫他胸懷歡暢，他和帶路的長臉孔婦人交談起來。那婦人是一個喜歡饒舌的人，她把自己豐富的農作知識，甚至村子裏最平凡的一件瑣事都對那青年說了。後來她又問他說：

「二婆的家境，你知得清楚嗎？」

「是呵，她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孫子，都在鎮上做活。」青年回答說。

那長臉孔婦人搖頭道：

「不是的，說起來怪可憐，她是一個無依無靠的老寡婦哩！五年前，兒子給省城的日本人毆打死了，第二年，她底獨一的孫子又在鎮上碰着瘟疫死掉了。」

「那麼，那一天早上和她吵鬧的那個男人呢？」



「哦，」婦人回想一下說：「那是個賭棍，地痞，可是他就是她底嫡親姪兒，唯一承繼她的人了。」

青年聽了，歇斯的里地驚叫起來。

一九三九，十，十三，於南溫泉

## 遺失的笑

那是一個很愉快的初夏的天氣，夏麻鄉給我們底軍隊克復後的第三天，鄉裏開了一個由於全體鄉民的要求，而賴軍隊裏的學生服務隊底努力所促成的「偽鄉長審判大會」。

主持這個審判會的是如今幸運地負了滿身戰功，滿身榮譽的×團長。他四十一二歲，中等身材，結實，有一付康健，蒼老，和焦黑的典型軍人的方臉。他舉動浮躁，很熱情，此外極好名譽，有着非常淺薄的俠義心腸。——在中國，這樣的人是常常被叫做新式軍人的。縣長，縣裏的紳士，和×團各級長官都各懷着不同的心情來參加這個盛會。

×團長在向學生們幾度燥急的勸止之後，終於給隨軍服務的年青人底摯情所說服，只好也打起精神來，興趣濃郁地注意這個會的一切佈置。有幾次，他簡直和小

伙子一樣地高興起來，混進了那些學生隨軍服務隊和當地的智識份子的隊伍裏，協助他們處理一些很瑣碎的事情。

大會設在一間小學校的操場上，東面搭了一個臨時的講台，那是預備×團的高級軍官，縣長，和上等來賓坐的。講台底前面，擺了幾列長條凳，那是鄉紳，父老，智識界與大商家底坐席，跟着後面，便是密擠擠地，又快活又緊張地翹首跼脚的老百姓了。

我和幾個當地的女學生擠進講台前面的時候，操場上已經站滿了人，那些黝黑的蠕動的腦袋，構成許多熱烈的，縱情的，起伏不平的波紋；這些波紋底起伏的閃影，映進人們底眼睛裏，就會叫他們的心又快活，又感慨地，強烈地跳着，血液也因此在他們身體裏面加緊循環起來了。

×團長開始他的得意的演講了，他的詞句和語音是熱烈的，簡短的，就和他平日爲人一樣，什麼事情都喜歡任性，用他底全生命去拚，成功和失敗，他絕不去預先打算一下。不過我相信在這樣的盲目的狂歡的羣衆場面中，即使這位得勝的英雄

說了一些極不漂亮的話，別人也會用最大的胸懷去原諒他的了。

×團長的嗓音不久就沙啞下來，好像不慣於持久的演說，後面的人們只聽說幾句翻來覆去的話：

「我們軍人只有用血和肉，保衛我們的鄉土。」和「大家要打倒漢奸，幫助自己的軍隊，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的。」

坐在前列條凳上的斯文人，不住拍掌，後面的老百姓也跟着拍掌，張大着笑口，眼睛盯着遠遠那塊不住地晃動的勇猛的方臉。

好容易等到×團長底演說完結了，幾位必要的人物底演說也完結了，真真正正的「偽鄉長審判大會」才正式開始。

八個衛兵押了兩個女人上來。前面一個大約三十六七歲，穿了純黑的短衫褲，從頭髮到鞋子，都很齊整光潔，身材高大，雙脚是纏過了的，臉孔慘白，肥胖，不，與其說是胖，不如說那是厲害的水腫病適宜一點。她底濃黑的眉毛緊緊鎖着，過長的睫毛憂愁地下垂着，那些漆黑的毛髮，配着慘白的皮膚和缺乏血色的嘴唇，

令人起了一種不快活的感覺。她底高大臃腫的身體直立着，睫毛老是下垂着，從沒有看過別人一眼，好像她心裏有一樁很嚴重的憂愁，亟待公平的控訴似地。從着的臉上，很容易叫人看出了她底比新寡婦人更甚的悲感，比長期囚犯更甚的鬱結和憤懣。

「咳，這是一個怎樣古怪的女人！」我心裏暗暗批評着。

跟在那慘白，浮腫的女人後面的是一位誠實，謹愿的老婦人。從她底細心的眼色，忠實的嘴角，正直的鼻子，都很容易看出她是一個勤謹，坦白，富於正義感和忍耐力的女人。——像這樣的老婦人，在鄉下常常會看得見。她底衣服也是純黑色的，腳上穿一雙土皮拖鞋，髻子也同樣梳光潔，只是頭髮已經斑白了。

很快，我旁邊的一個女學生告訴我站在前頭的那個慘白的中年婦人是個瘋婆。

——她是偽鄉長底元配。

「看她那樣子，怎麼會是個瘋子？」我完全沒有相信同伴的話。「那麼，偽鄉長還有第二個老婆麼？」

「何止第二個。至於究竟有多少，那恐怕連他自己也記不清楚。」那女學生帶着神祕的輕蔑，笑了。

人頭底波紋動蕩得更利害了，龐雜的哄然的議論也湧出了蠕動的波紋之上，在操場上空浮漾起來。人們都在熱心地踏起腳跟來探望前面那個受刑似地挺直站着的慘白的婦人——大衆底罪人，廖廷璽的妻子。

計算不出的，無限關心的投視，與無限惋惜和慨歎都集中在那慘白的婦人底身上。她，好像是衆人底失去了多年的一個親屬，現在追尋了回來；她底出現使大家驚訝，但她底奇怪的姿態和膚色卻使大家起了難耐的不快的感覺。

正當聲浪愈過愈膨脹，蠕動的波紋掀揭得更頻繁，而那罪人底妻子卻仍舊石膏像似地，垂上着睫毛僵立着的時候，偽鄉長廖廷璽被八個衛兵押着送到講台前面，和他底妻子大概跟離六尺左右站住了。

這個鄉長，微微駝背，架了一付近視眼鏡，給鴉片底毒質把血液吸收淨盡的人馬馬上吸引住所有的人。人羣騷動起來了，不曉得是快活，是憤恨抑或是揶揄，不

約而同地叫嚷着，狂烈地叫嚷着。——

那慘白的婦人似乎被那雄亮的音響所擾亂，很快地抬起了頭，動作快得似乎要窺看別人底祕密時那樣迅速，可是她底目光是凝滯的，遲鈍的，一落在那一隻野鶴似的鴉片烟精身上之後，便再也不瞬動了。

大約十秒鐘之後，她凝視着她底頹喪地垂下頭來的丈夫，笑了，奇怪地大笑了。

我可以說，在我一生裏面沒有看見過那樣奇怪、那樣可怕的笑。

她底兩片淡紅色的嘴唇裂開來，露出兩排淺黃色的牙齒和淡紅色的牙床；從鼻翼到嘴角，刻下兩道深深的寬闊的肉紋——這本來是快活的笑紋。可是現在看來，卻像兩條憂傷的哭痕，不，那簡直是一種痛苦的痙攣。她底笑是有韻律的，開頭非常勻整，慢慢地聲音加強了，擴大了，可是不久，又漸漸弱下來，——就這樣不息地循環迴着，永遠不停息地循環迴着。當她底笑聲比較輕，比較弱的時候，好像是從隔壁傳來的醉漢底輕妄的癡笑，那是沒有城府的，不懷善意或惡意的空洞的笑。但

當她底笑聲轉高，轉強的時候，聲音就變得粗狂，狠惡和暴戾了，——從沒有一種聲音可以和牠比擬的，荒山上專吃死人屍體的老鷹底鳴聲吧，還比不上牠的冷酷，殘忍；林中的野獸底嗥叫吧，還比不上牠底兇狠，土穴中的「山麻」底號泣也比不上牠底悲涼。

那是一種多麼可怕的怪笑呵！

她像一付機器似地一高一低，一強一弱地笑，中間不需要休息，一味窒息似地笑，好像她心裏有一種奇怪的，複雜的情緒，如果要藉笑來表達的話，就永遠不能完全表達淨盡似的。她底眼睛卻沒有一點歡喜，沒有一點情感，僵屍的瞳仁似地癡癡地盯着她底丈夫。

人羣裏面的粉紅的哄鬧聲，慢慢給那延續的朗聲的怪笑壓倒了，大家不覺都靜了下來，大家都被這不愉快的怪笑困惑住了。野鶴似的瘦削的囚犯簡直頹喪得不敢抬頭；他舉起長衫袖子掩着面，沒有好久，他顯然焦灼得不能再忍耐，低聲和衛兵講了幾句話，便不管一切地轉身拖着沉重的腳鐐走近講台前面，哭喪着臉嚷着：



「×團長，請你做做好事，把內人帶下吧，她底神經有點錯亂，她是一個病人，什麼事情都問我好了，她什麼都不知道；已經病了十年了。你看她笑成這個樣子，我頂怕聽見她這種笑，如果你要我聽着她笑上一個鐘頭，我甯願你馬上鎗斃了我。我對着她，她會一直笑到今天晚上，笑到明天晚上的，×團長，做做好事呀……」他底話是一堆一串的，零亂而且煩惱。

他說完了，重新一撲一跌地退到自己原來的位置上，把臉掉過去，背向着他的瘋病的妻子，然後閉起眼睛來命令他底女僕：

「四喜家，你領大奶奶回去，讓她睡一睡吧。」

站在病婦後面的老婦人這時候才振作了一下，狠狠地一盯主人底瘦削的背影，又不服氣地望了望那些衛兵，嘴裏咕嚕着，彷彿在抱怨說：

「假使你早幾十年就這樣體貼她，她就不至於得這樣一種羞人的病了。」

開頭，×團長狠狠地把臉一板，睜大了深陷的眼睛，但當他聽清楚台下的囚犯說的是什麼一回事的時候，他就猙獰地笑了。

「怎麼樣，她是一個瘋婦人嗎？爲什麼沒有人對我說她是一個瘋婦人呢？她爲什麼笑得那樣難看呵，唔，那麼——」

×團長近似焦急地在台上來回走了兩次。他是不愛講究嚴格的禮貌的，心裏有什麼事，他認爲不妨讓別人知道知道，那怕是對他的尊嚴上有些微的損失的。他走近台前，彎下腰桿往下朝那狂笑的慘白的婦人細心地察看。他站直了，不快活地鎖起了眉心，舉起右手按一下軍帽，然後走近一位鄉紳前面和他作了一陣低聲的談話。——很顯然，這位急爆，快活，喜歡熱鬧的軍官被那種瘋狂的笑所擾亂，因而舉動遲緩起來了。

那位鄉紳大約說了三分鐘左右，×團長使用跳的姿勢，跑到台的中間，暴怒地吼叫着。

「你看那傢伙還用鎗斃兩個字來威嚇別人哩。」他把嗓音稍爲壓低了一點，「嚇，如果他底老婆是會燒鎗的話，那我一定把手鎗交給她，等她親自鎗斃他。唉，對老婆都用迫壓手段，何況對鄉里？——」

廖大奶奶奉了命令，受着八個衛兵的保護，跟着她底老女僕回她自己的家裏休息去了。

離開了她底丈夫，那慘白的婦人便停止了狂笑，長而黑的睫毛跟住貼服地下垂着，慘白的臉孔馬上又被那深黑的憂愁和長遠的鬱結所掩沒。

廣場上的人羣，像透了一口深長的氣似的，無數的關心的目光送走了那瘋婦，哄然的議論重新又升騰起來了。

我離開了講台的前面，沿着操場的邊界退下來，心裏竭力想排除那可怕的狂笑的印象。幾個婦人底談論搗碎了我剛才的可怕的回憶。

「怎麼樣，大奶奶也應該受審判麼？沒有這樣的道理！她半輩子受大爺的磨折，現在難道還要替他擔當罪過？沒有這樣的道理！」

說話的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婦人，她憤憤地替那瘋婦人擔憂；另外一個婦人試着安慰她：

「我看現在這支軍隊會好一點，講道理一點。如果他們不講道理，那就和廖大

爺有什麼分別？何必辛辛苦苦地把日本鬼趕走？你看是嗎？唉，看我們底大爺也有給脚鍊鎖上，站在我們跟前的一天。二十年了，他作了多少傷天害理的事啊！」

「我說，如果大爺正了法。」一個麻皮的四十多歲的婦人插嘴說，「那麼，大奶奶可不能和他一般而論，她應該得一筆安家費，好好把下半世過完牠；不然的話，誰來照顧這個瘋婆！」

婦人們底說話給正式的審問鎮靜下來。我對於那個瘋婦人的好奇心，遠勝過對那漢奸的審問的興趣，於是我決心離開會場，離開那些熱心等待審判結果的人羣，走向偽鄉長廖廷鑾底祖居訪問那不幸的瘋婦人去。

廖澤蔭堂是夏麻鄉頂講究，頂闊綽的房子，全間由上好的青磚構成，而四周的牆腳卻鑲上四尺高的白石，使房子的外表更堂皇，堅固。裏面大小一共有二十四個房間，三十二道門扇，那裏面有曾經很闊綽的客廳，精緻的書齋，講究的神廳，臥室，更衣室，此外還有一座小花園，下間，和廚房等等。寬闊的回字大門口掛了一對蒙上一層厚厚的塵垢的大燈籠，兩個新近派來看守的兵士站在燈籠的下面。我告

訴他們我底來意，並把我底名片遞給他們，很快，我便由那位被人叫做四喜家的老女僕帶領着，在這被所有的鄉人們羨慕和咒詛的闊綽的，如今卻零落不堪的府宅裏參觀了一次。

這所房子，論牠底年齡，距現在至少有五十年，除了那堅固的四壁之外，裏面的一切設施都是零亂而殘舊的；無論走進那一間房子，迎面都有一股霉腐的氣息撲來。花園荒蕪了，除了幾株老桃樹之外，便是一些在人們底關心之外生長起來的老竹樹，瘦弱的菊花和繁茂的野草。客廳卻適當地擺設着發亮的「酸枝」桌子和椅子，此外便是一些不值錢的花瓶，怪石，和壁上掛的，差不多完全褪色的綉屏，對聯了。

瘋婦人廖大奶奶底住室，在全屋的末尾的那一座，她底臥房和神廳，擺設的都是十幾年以上的木傢具，和普通的中等家庭沒有什麼很大的分別。只是大奶奶的大床前面安放了一張朱色的小小的圓木桌。老婦人告訴我自從她患了瘋病之後，便不許她搬開那張小桌子。

「你說奇怪不奇怪呢，先生？這個圓掉子擺在床沿旁邊，有什麼意思？她每天吃飯都端端正正地坐在床沿上吃，有時候什麼事都沒有，她也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兒坐上三個鐘頭。」

我和老婦人談天的時候，那慘白的瘋婦人僵直地坐在她自己的臥房底東邊靠牆的那一排木椅子中的一把上面，過長的睫毛全部垂蓋着她底眼睛，上唇很尖，一直垂下來覆在下唇之上，兩隻手放在一起，用長長的指甲剔着指甲；這個差不多靜止似的動作，她能繼續得很久，從沒有留心坐在神廳的我和老婦人底談話，也沒有抬起頭來看一看我們，卻十分像陷在沉沒的深思裏的樣子。

「真是一宗罪孽，誰都不能明白的罪孽！」四喜家一隻手放在膝蓋上，一隻手按着心口，用最仁慈的老人那種惋歎的音調向我說。「你看看她底臉色啊，那是一付怎麼樣的臉！可是有什麼辦法呢，除了豆腐之外，她什麼小菜都不吃，除了兩餐飯和兩杯『銀針葉』茶之外，她什麼都不進口。有一回我給她煎了一碗瘦肉湯，可是她喝了一口，便吐了出來。她的臉蛋，比豆腐還稀鬆，比豆腐還白得難看啊。」

那老婦人忽然想起了什麼，站起身來給我倒了一杯茶，也給那瘋主婦倒了一杯，服待她喝完之後，她重新坐到下首陪着我。

「剛才你先生看見的吧？大奶奶一看見大爺，就會笑個不停；大爺呢？說來也怪，他原是什麼都不怕的一個人，可是他頂怕聽見大奶奶這種笑，真是罪孽，他就交了一把鎖給我，叫我把大奶奶鎖在房間裏，爲的怕她一個人摸到外面去。可是你先生想想吧；我是什麼樣的人，能夠有這種權柄鎖起一個人？況且大奶奶過門以來是對我再好不過的。所以只要大爺一出門口，我便放大奶奶到這神廳來走動走動。

——我爲擔這樣的心，至少要短五年的壽命啊。幸虧她一次禍也沒有闖過。」

老婦人一歇了嘴，神廳便陷入空洞的死寂裏，只有那個古老的座鐘，沙啞地，呆板地喘息着，加深這座屋子裏的陰森和寂寞。

「我是一個無親無近的孤寡的人，卻偏受大爺這個委託來看管這個可憐的大奶奶。」老婦人又鎖起了稀落的眉梢說，「看着她，我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是的，我比她難過多了，她自己一點也不覺得難過的，不，她底難過都讓我一個人來受用

啊！

「全夏麻鄉那麼多的人，有一個會想得起我這十年來是怎麼過法的麼？我前生一定種下了很深的罪過，以至今生來受那樣的磨難！要是大奶奶底災難還要十年才能滿的話，那麼，我四喜——」

「唉，先生，你不喝一口茶嗎？我給你倒一杯熱的來。」她恐怕我不耐煩，收藏起自己的抑鬱，另外告訴我關於廖廷璽和他妻子家裏底歷史。

「唉，四喜家，」我對她表示我底親熱和好感。「你這一生裏一定積福不淺哩，假使招呼大奶奶的不是你，而是另外一個不細心的人，那麼，她底境況不是更苦一點嗎？」

老婦人縮着多皺的嘴巴留神傾聽。我說完之後，她快活得近似向我表示感激地笑了，好像這一輩子裏沒有任何人稱讚過她，尤其是她對那瘋婦人的善意的保護，從未被人稱道過的樣子。她簡直找不出一句得體的答話。

「二十年前，大爺和大奶奶家裏可鬧氣得很呵。只是大奶奶早就死了親生的母



親，樣樣事情都受人家管，性子變成最溫柔不過；大爺呢，卻是獨子，老太太疼愛得他要命；他人是很好的，就是太任性了！我活了五十七年，今年才知道任性也是一宗尊障！

「大奶奶過了廖家來，大爺對她還覺不錯，可是半年之後，他慢慢冷淡她，往後就依着老脾氣出外嫖起來，如果大奶奶說他一句，不，如果她正眼望他一望，那麼，我們大爺就會大發性子的了。老太太，老爺死了之後，大爺索性把那些妖冶的妓女和不正當的姑娘帶回家裏來陪他開心。這也罷了，他還要這可憐的大奶奶親自動手做點心款待她們，給她們倒茶，裝烟哩。——罪過，真是罪過，這樣丟臉的事情，比世界上什麼樣的羞辱還要罪過一些！

「可是，我們底可憐的大奶奶卻忍受了五六年了。開頭她一個人哭，後來不哭了，不愛吃也不愛說笑，傻傻氣氣地在屋裏走來走去，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她那個時候在想些什麼。像我們這樣上了年紀的人，已經爲她擔憂到不得了。

「就是那個樣子，說起來我還記得很清楚：那一天大爺和一個野姑娘胡混之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能夠在熟悉的，曾經被敵人騷擾，劫掠過的，自己的生長地帶上走着，心裏有一種說不出，帶有淒涼意味的快感。愈是小的鄉村，人就愈多，人們也更勤快地工作，和互相友愛；災難，使人們彼此更接近，而且使人底靈魂更加純潔。

亞熱帶的粵南底夏天，到處都使人感到熱烈和緊張。鄉下的小孩們赤裸裸地在太陽底下跳躍，嬉戲，莊稼人不住用肩上的抹布揩着汗液，農婦捲起了褲管，耕牛似地露出兩條沾上了泥污的健壯的大腿。

我到夏麻的時候，田畝上正長着金黃色的穀子，可惜的是當今年的春間下秧的時候，敵人剛好踏進了這鄉下，致使好些田畝還禿着葛色的腦袋。夏麻人現在快樂而又勤忙的；許多逃難的人，都已陸續回來，市街上更熱鬧，比較我上一次所看見的零亂荒涼的景況差得很遠了。

因戰事而毀壞的橋樑修好了，鄉立的小學校重新粉刷過，鄉祠門口的紅燈籠換上了新的，街道也在不久以前給掃得乾乾淨淨。——整個看來，夏麻有着一個從死的窒息裏掙扎出來的人那種煥發的，勇猛的光輝。

走到了市街，商店和住戶雖然也有給塵埃和鐵鎖上了的。但只要門開着的，裏面便有許多繁忙的人影和喧嘈的話語。

正街大祠堂的左邊關了一個鄉民俱樂部，俱樂部再往左走便是「義民習藝所」，這新穎的建設，顯然由學生隨軍服務隊和當地的熱情的智識份子所推動的結果。

我懷念着那瘋婦人廖大奶奶，不覺就走到廖澤蔭堂底門前來，——這曾經輝煌一時的府宅，現在已經成爲當地駐軍的團指揮部了。我向一個十五歲的小姑娘打聽，她馬上愉快地告訴我說：

「廖大奶奶麼？嗯，她在義民習藝所裏，我帶你去。」那小姑娘一面領頭走着，一面回過頭來望我，笑嘻嘻地：「你先生是前兩個月來過我們夏麻的呢？我記得你那時是穿軍服的，不是現在這種旗袍。——」

她簡直是一個活潑的，喜歡饒舌的小孩子，她不許我插一句話，自己一味往下說：「唉，廖家大奶奶，你現在看見她也許認不到她了，——」

「那是因爲病了？——」我着急地問。

「不是。」

「那是比從前胖了，對吧？」

「也不是。」小姑娘搖了搖頭。「她沒有生病，可爲比從前瘦得多了。真是瘦了很多，你不相信去看看就知道。四喜家麼？她也在習藝所，我說來你又不相信的了，不曉得四喜家年紀大還是怎麼樣，她做起工來還沒有大奶奶快，她一天只能做三個畚箕，大奶奶可以做五個。……」

我們到了習藝所的時候，剛巧她們在吃中飯。帶引我的那位小姑娘用跑步的姿勢跳起來攬住一個婦人底脖子，一面用眼梢偷看我一面低語着，不久，她又跳到別人跟前胡纏去了。

習藝所的管理員——當地的女學生，我上一次來的時候就認識她的，——趕到我跟前，親熱來和我打招呼，並且領我參觀全座習藝所。

這座工場是由一間兩進深的普通的祠堂改造的，院子兩邊的廂房是工人們吃飯和休息的地方，頭一座大廳是工作場，（可是天晴的時候，他們大多數愛在院子裏



做活。〕後一進的，院子兩旁的廂房，一間是管理員的住室，其餘一間是瘋子的寢處；位在最末的大廳是宿舍，——那是非常簡陋的宿舍。

第一座院子裏堆滿許多未完成的竹籬，竹畚箕篾片。飯桌一共有四桌，八個人佔一桌，有兩桌坐了九個人，他們多數是三十歲到五十歲的婦人，有幾個是沒有了父母的八歲到十五歲的男女小孩子，大部份的人穿得很破爛。據管理員說，這裏的義民多數是直接受戰爭所影響的孤寡無靠的女人和孩子。

「最可惜的是因經費來源缺乏，」管理員給我解釋說，「以致一切的設備都不能規律化，科學化。你看看這情景就曉得，離開我們底理想不是太遠了麼？」

很快，我就發現了廖大奶奶，因為她吃得很慢，大家吃完，她還坐在那裏慢慢吃，在她的跟前放了半邊鹹鴨蛋。四喜家，那好心腸的老婦人偏着頭在旁邊招呼她，她一看見我，便手忙腳亂地拖我坐下去，孩子般狂喜地對我叫着：

「你看看我們大奶奶，她還像從前那個樣子麼？你看她現在像個人了吧？」她又熱心地站起來，豎起她的三個手指說，「她每頓三碗呀，咳，三碗一頓呀；有時

候我給她蒸一隻鹹蛋，有時候給她蒸一個肉餅。你仔細看看她底臉色吧！——」

的確，那瘋婦人底臉孔沒有了從前的那股慘白，而給一種活人的血色和光潤代替了，肌肉也沒有從前那樣臃腫，稀鬆，而大大地消瘦了，因之看起來似乎老了一點的樣子。最顯著的她身上的那件又硬又髒的棉背心，不曉得什麼時候離開了她底身軀。她底過長的睫毛仍愛下垂着，可是當她舉起頭來看別人的時候，瞳仁那種僵屍似的凝滯已減退了很多。——假如從對面不怎樣特別留意地望望她，就不會知道她是一個瘋子，卻像一個異常端莊肅穆，富於深思的婦人吧了。她吃完了飯，接過四喜家遞給她的手帕，輕輕揩一揩嘴唇，跟着又端起桌子上給她預備的「銀針葉」茶，慢慢地喝完了，然後離開了桌子，在走廊上那麼悠閒，那麼大方地來往踱着，簡直和一個最善於養生的人那樣地在散步。

「現在她懂得飽和餓，懂得冷和熱，」四喜家站到我跟前，悄悄地歎息着。「可是她總不肯說一句話。是的，我們底可憐的大奶奶，她心裏面在想些什甚麼呢？她還記得以前的叫人不快活的事麼？是的，她也許把過去的十多年來的傷心事統統

忘記了。自從她到習藝所以來，一次都沒有笑過，她當真沒有笑過，無論是大笑和微笑；其實一個人只要過得舒服，心裏快活，又何必一定要笑呢？你說是嗎，先生？」

四喜家得到管理員底許可，延遲她底工作時間，於是她領我到後進去參觀瘋子底臥室。她一壁走一壁對我說着她們底起居和她個人的感想。

「因爲大家都尊重她是一個有病的人，所以特別分出裏面的一間廂房給她，並且叫我陪她一起住；你知道啦，她到底是一個瘋子嘍！」

「說起來也怪可憐，大爺，唔，廖廷璽——」她不好意思地改口說。「現在夏麻沒有一個人叫他大爺的，他給大家正了法之後，家產便由大家的決議，拿一半來充公，——怎麼叫充公呢？就是拿出來辦這座義民習藝所；其他一半呢，拿來再分兩份，一份給他底繼子，一份就歸大奶奶。你知道啦，錢雖然不多，可是做件衣服穿穿，買點小菜吃吃就儘夠的。」

她一定要我坐到這付潔淨的，樸素的床上，快活地給我倒一杯熱茶，然後坐到

自己的鋪上去，拿葵扇搖着。「先生，我活了五十七個年頭，遇過幾次兵災人禍，可是今回的戰事可不同，今回的仗打得真好。問良心說，今回的仗打得真好！」

「你說，沒有日本人打進來，你說……不是來了那樣一支軍隊，你說……那一班學生哥，對了，那班年輕仔真熱心，沒有他們，那天的大會也許開不來；那麼，我們鄉下人底怨氣往那兒伸訴？你想這可憐的大奶奶，也永遠不會看見天日了。」

……

老婦人底快活和真情使我受着深深的感動。

我和四喜家到外面去的時候，廖大奶奶正在端正地坐在院子裏低頭編她底工作物，手底動作也相當敏捷，而且據說她從來沒有糟場過一條篾片。假使是一個不知底細的外來人，他一定肯用他底性命來打賭，說這個不是一個瘋子的。

我在夏麻停留了一天半，和瘋子大奶奶接觸過好幾次，真的一次也沒看見過她狂笑或微笑；無論在工作，吃飯，走路和睡覺，她總是那麼嚴肅地，大方地低垂着她底黑色的過長的睫毛。

是的，那可怕的，奇怪的狂笑被她遺忘了。我虔誠地默禱着，願意像這樣可咒咀的笑，從地球上永遠消失掉。

一九四〇，十一，二十九，於南溫泉。

## 被拯救的靈魂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敵機在廣州開始了空前的、殘酷的大轟炸之後，如意坊居民王阿八便和她底六歲女兒阿娥離開那被毀壞了的祖居，浮萍似地在六二三路，西濠口一帶的騎樓底下流浪，牲口似地生活着了。白天，她們兩母女和其他人們一樣毫無主宰地藏在一些比較牢固的建築物底下，差不多停止了一切活動；到了夜深，情景更淒慘了，那些巨流似的無家可歸的，或從老城逃避空襲而來的人羣，陸續不斷地，都聚集到這被認作安全的地帶來，在人行路上搶着佔據舖位，然後把自己的曾經失去的魂魄安放在破蓆子或報紙上。小孩們哭喊了，女人們憤恨地呻吟着，男人卻像一匹守夜的狗似地傍着妻兒蹲下來，亢奮地用低扼的聲調對鄰伴描述日裏他所看見的悲慘情形，或動情地訴說他危險的經過。在暗淡的燈光裏，曖昧的人影躺在地上困苦地輾轉反覆，哭也似地在嘆氣和咒罵；惡濁的汗臭和呼息在人們

中間開始了不良的傳染，嗆咳普遍地響起來了。——

王阿八面孔瘦削，嘴巴略向前突出，一粒黃豆那末大的矜持的憂鬱的黑痣，生在她左邊嘴角上，映襯得她底全部神態帶着莊重的美麗。她愛沉默，不喜歡在別人面前表現自己；有驚人的忍耐力，可是也有些時候，苦惱過分壓迫她，叫她忍耐不住了，她也會不管道理長短，暴戾地向阿娥身上發洩。當阿娥莫明其妙地給懾服下來，而且淒感地哭泣的時候，她底心兒又好像被毒蛇突然咬了一下似地，疼痛得流出眼淚來。

三年前，阿八底丈夫謝受民爲了另外一個女人的原故，丟棄了她跑到外縣去，除了一間小房子和一個女兒之外，什麼都沒有剩下給她，也不給她音訊，好像突然從這個地球上消失掉似地。他是一個熱情而快活的男人，全身都裝滿了快樂的種子，無論誰，只要和他一起談笑，一起生活，就什麼憂慮都會暫時忘掉的。謝王氏失去了他之後，才恍然地覺到自己的一切快樂和幸福都跟着失去，而貧困的，悲慘的生活，也立刻開始了，謝受民成爲她心坎裏的永不能饒恕的人物。

關於她丈夫的事情，她一向瞞着女兒阿娥，因為她不願意女兒知道自己的不幸，也不願意這種弱的腦筋記憶着那樣的一個父親；她騙她說：「你爸爸帶兵去了，他替國家打仗；將來打了勝仗回來，買許多東西回來給你。」

她雖然扯了謊，但她覺得這樣做是對的，不過有一點她自己也不能否認，就是阿娥越相信自己的謊話，她內心的苦楚就越發利害。

從前謝受民是在一間女子中學校裏當校警的，自己有一間小屋子在黃沙如意坊，他們一家三口日子過得很安靜而且和諧。每個禮拜天回到家裏，他總愛吃酒鬧着，一面遍老婆陪他吃，冗贅地說話，一面逗阿娥玩；只要他在家，這座小房子就給弄得熱熱鬧鬧的了。

謝王氏領着女兒，整天好像徘徊在地獄門口似的在極度不安的淒慘的生活裏一直度過了八天的流浪生活。

那一天絕早，剛從地上爬起來，阿八便給一件嚴重的事情緊緊地抓住，那就是她身上已經一個銅板也沒有了。避難者們有些已經坐起來，有些還狠狠地扯着鬍



聲，阿八孤單而呆鈍地坐在女兒側邊思索着。她右鄰一個像新婚不久模樣的年青婦人開口向她借梳子，她一點沒有聽見；那女人扯了扯她底袖子，她才吃驚地擰過頭來，不經意地說：「沒有，什麼都去掉了，什麼都沒有，如果我——」後來她沒有理會那女人，還是繼續思索着，終於決定等天亮透了，和阿娥一道到城裏去向一個堂阿姊借錢。

她們兩母女走到了不久以前還異常繁盛的西門口，好像走進了陰司一樣，前面一個人也沒有，所有商店都關上了門；給炸毀的房屋，不甘願地堆擠在一起，牠們顯得忿怒而無力，渴待着公平的伸雪；被壓着，來不及挖出的屍體的發出了霉腐的臭氣，那氣息能使愚蠢的人智慧，懦弱的人勇敢！幾匹黃毛狗和黑毛狗在每堆瓦礫上貪饞地嗅着，像要偵察什麼似地不肯離去。黯黃的塵土在寂寞的街道上漫騰着，牠把屍體的腐臭帶到世界的每個角落，帶到居住着正義的地方。王阿八三十一年來沒聞過這樣難堪的氣味，她吐了口唾沫緊緊攙着女兒，彷彿送葬那麼虔敬地，小心地踏着還有血跡的柏油路，低頭前進。她的堂阿姊底房子在光孝路上，門鎖上了，

左邊靠梨仁里的那一塊牆壁已經給震壞，她們早就搬走了。她默默地望了望阿娥，絕望地呆住了，站在那兒好久沒有走開，終於一聲不響地仍舊拉着阿娥循原路折回頭。一隻黑狗啣着一隻人手，在馬路上前瞻後顧着，害怕同伴追上來，王阿八看見了，莫名其妙地心裏難受得淌下淚水來，趕快摔開了阿娥底手，拾起一塊石頭向黑狗擲去，黑狗失驚地走掉了，那隻腐爛了的人手孤寂地被丟棄在路邊，阿八隨手拿了一件破板蓋好了牠，再搬幾塊磚頭壓在上面，然後似乎跟誰告別似地搖擺了一下頭，用手帕揩乾淨眼淚。

她們回到了西堤的時候，淡金色的太陽已經洒遍了堤岸了。風不住從南面吹過來，掠過江面，掀起了一股微熱的泥腥的氣味。來往省鄉的輪渡機警地趁着這難得的沒有空襲警報的時候，紛紛靠了岸，起卸貨物的脚夫和搭客，劫匪似的敏捷地背起東西就走；馬路上救護車載着繼續發掘的遭難者底屍體，氣喘喘地趕着路；一切人們都在提心吊膽地走着；王阿八看着那些紛亂而忙碌的人影，覺得自己特別孤寂和無望，她沿着堤岸走着，走得疲倦了，坐在給行人休息的士敏土涼凳上，面孔微

仰，讓淡金色的陽光撫摸着；在六月的天氣，正午的時分裏，照理，人們是不會坐在那些炙熱的路凳上面的，但阿八坐着一點也不覺得熱，她什麼都不覺得，只是過度的焦急和憂愁所引起的疲倦，使她感到茫然和乏味。阿娥蹲在地上弄着沙堆。遠遠有一隻黃色的輪渡靠了岸，照碼頭的位置來推測，那大概是從東莞來的；那一隻船很奇怪，不和平常的鄉渡那樣一靠岸就擁出人來，而是幾個穿了草黃色衣服的人先跑出來，在船邊指手劃腳地走來走去，好一會，很多同樣穿草黃色衣服，腰部掛了一大塊東西的人們才一個跟一個，敏捷地從船艙爬了出來，好像一羣螞蟻從一個蛀通的餅裏鑽出來的樣子。阿八知道是兵船，覺得很有趣，眯起眼睛費力地注視着，低低呼喚她底女兒。

「阿娥，那些不是軍隊嗎？」女兒在輕輕唱自己的歌沒有答話。她一點沒有察覺出來，繼續說：「阿娥，你喜歡兵嗎？唉，如果將來你嫁給一個軍人，一個敢和兇惡的日本兵打仗的軍人，是的，他又那麼莊嚴，又那麼勇敢，是的，他站在我跟前叫我一聲，——是的，他打了勝仗，替百姓報了仇，那時候，他得意地站在衣衫

襤褸的岳母娘面前；那時候，我應該喊他底名字呢，還是稱呼他什麼呢？——」她擰過頭來，看見阿娥蹲在地上，頭低低地俯着，狹小而長圓的腰背遮住了她底頭部和四肢；望着這短小而動人憐愛的軀體，她忍不住笑起來了。

阿娥站起身來，撒得一地石子，她背靠着母親底胸膛，用力擦着，好像要把背上的什麼東西擦去似地，一會兒她又用指甲抓自己大腿上的污垢，抓够了便剔着指甲上的泥塵。

「媽媽，你看我身上多髒呵。」她仰起了臉，雙手舉起來摸母親底臉。

「身體齷齪有什麼關係呢？你底良心乾淨就得了……」她摸摸她底骯髒的頭髮，充滿溫暖地站起身來說。「跟我來，我帶你去看看那些不怕死的人。」她挽着她底手，緩緩地走着，後來她低聲吩咐女兒說：「等一會看見了那些軍隊，不許指手劃腳，要恭恭敬敬地走過；他們是和日本兵打仗去的。——」

「那麼，不是和我爸爸一樣了嗎？是呵，如果將來爸爸打完仗回來我也要恭敬他的呵，媽媽。」她摔掉母親底手，凸起小胸膛搶先走着。

「唔。」

阿八聽見女兒提起爸爸，心裏很不快樂，含含混混地答應了她一聲，脚步也就懶散下來，她底思索又全放在她底悲苦的命運上去了。她們還沒有走近那隻黃色的兵船，兵士已經一排一排地和她們迎面忽促地走過，阿八木然地站在一邊，無望地半垂着眼睛睜着隊伍裏的每一張臉孔。士兵們每個都平凡地走着，好像沒有察覺自己的存在和別人有點什麼不同的地方，這使阿八覺得很怪異，她認為這是兵士們底最大的驕傲。

領着隊走路的排長中間有一張很熟的面孔在阿八眼前出現了，那是她底丈夫謝受民，——她看見了丈夫底面影的時候，完全不相信自己的視覺，仍舊讓自己木然地站在一邊，等隊伍走過；就在這時候，謝受民也發覺自己的妻子，頻頻回顧而且死釘着她了。他底熱烈的投射終於打消了她一切疑惑，血液開始在她體內起了劇烈的變動，向前追上去。

「哎喲，這個不是他嗎，阿娥？」沒失聲地作夢似地叫了。

高山會倒塌，海水會乾枯，但是沒有什麼比在王阿八腦中失去了希望的謝受民突然在正式軍隊裏出現這件事更能使她驚奇和喜悅的了。

「喊住他呵，阿娥，喊呵，」她不知所措地跟着繼續向前的那隊兵士叫喊，好一會，她才想起了丈夫底名字，於是一面呼喚他底名字一面緊拉着女兒追上去。一担賣涼茶的把她衝倒了，她爬了起來，摸摸腰桿便又重新站起來加緊趕上去。穿了黑竹布的瘦小的身子，一匹忙於覓食的燕子似地在馬路上輕輕地飛飄着，散亂的頭髮在她頭上熱烈地追隨着她。

排長謝受民把脚步緩下來，示意地向阿八兩母女招手。他還是和從前一樣快活而熱情，可是那方形的，面骨突露的面孔比前焦黑了，而且加添了許多經歷過艱苦的磨折的皺紋。阿八兩母女底襁褓和憔悴，引起他底感慨和憐惜，他再也壓抑不住了，故意停下來讓弟兄們輕輕從身旁走過。後來他索性站住了彎下腰來，捧起阿娥底臉親吻着，嘴裏說：

「唉，阿娥長大許多了，就差一顆黑痣，不然簡直和你一樣，」他苦笑着用多

骨的手掌握着女兒底頭髮，慈愛的目光撫慰她全身；他打算對她說兩句親暱的話，但阿娥受困的有趣的臉色卻使他快活起來，結果他什麼都沒有說，跟她做了個鬼臉，便急忙地跑上前去跟上自己的隊伍，嚴肅地唱着什麼；一會工夫，他似乎戀戀不捨地又像很不安地敏捷地退下來，走近她底妻，用親切的，忠實的聲調，囑咐地說：「我什麼都明白，只是有職務在身，什麼都不便。我今天晚上回去，並且帶點錢回去，那時候再跟你談個痛快吧；燒好飯等我，明天一早我又要調走了。一定等我回去吃晚飯呵。……」

說完了，他才快樂地，放心地跑掉了，親熱的微笑跟着他強健的身影慢慢地消逝。

謝王氏簡直像被拋到海洋裏一樣，給巨浪衝激，跟着波紋浮蕩，有舒服而暈眩的快感。這過於偶然的重逢，差不多叫她失去了鎮靜，失去了理智；她在路人們底奇怪的注視下，揮動着兩手恣無忌憚地大聲說，大聲笑，麻雀似地一個人在珠江的堤岸上跳躍，好像她要在這幾分鐘之內，討回幾年來的損失似地。後來她疲乏了，

坐在堤岸的涼凳上。阿娥獨個兒落在後面委屈地哭喊着，母親張開口哈哈地笑起來：

「來呵，阿娥，到這裏來坐呵，你阿爸疼愛你呢！」

「媽，剛在那個是什麼人呢？」阿娥爬到石凳上，頭枕着母親底大腿躺下來。

「唉，那就是你底阿爸呀，蠢貨，你沒有喊他嗎？唉，他發奮了，和日本仔打起仗來了。」她反伸了兩臂扶着凳邊，仰她頭搖着散亂的頭髮讚嘆地說。她驕傲着勝利，望了望阿娥，覺得三年來這是第一次和女兒說真話，有講不出來的快慰。現在人生對她有了新的解釋和新的意義；好像在一分鐘之間，有誰把她全付筋骨換過，使她全身充滿了力量似地；也好像丈夫做了爲民族解放而戰爭的光榮的戰士，她底靈魂也因之而提高了價值似地。

走了好一段路，王阿八才漸漸平靜下來，緩慢地扶着阿娥底肩頭一步一步地向內街走去。甜密地輕輕對阿娥說：「唉，找個地方坐下來吧，我要理一理頭才好，前幾年，我真不讓一條頭髮絲掉到額上來的。」



「媽媽，晚上阿爸真的回來嗎？他肯和我們一塊兒睡在騎樓底下嗎？」

阿八像一條木椿插在地上似地突然站住了，因為阿娥底問話像一柄無情的錘子似地，猛烈地敲擊她底腦袋，她覺醒了一件事，那就是在匆忙的，驚喜的會見中，沒有告訴謝受民老房子已經給炸毀，並且忘記和他約好相會的地點。她懊喪得幾乎暈倒下來，眼睛射出一種可怕的光芒，向十字路口毫無目的地投望着，彷彿她剛從另一個星球掉下來，這個世界對她是全然生疎似的。許久，她才淒慘地，喃喃地抱怨她女兒：

「你爲什麼不早點提醒我？……是的，隔別幾年，世界變成那個樣子，他怎麼會知道我們已經變成無家可歸的叫化子了呢！」

事實上，那一隊兵士早就不曉得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她沒法子尋找他。經過了苦苦的思索之後，她覺得除了攜帶阿娥回如意坊自己的坍塌了的祖居守候她丈夫之外，再也想不出一個更好的法子來。

如意坊靠近黃沙車站，整塊地方像一條腐爛了的魚，給敵機炸毀得簡直沒有一

處是完整的，房子大部分都歪歪斜斜地倒下來，沒有警報的時候，人們還敢回去檢拾一下自己給壓壞了的家具，可是第一次警報發出了之後，就連人影也看不到了。

當天的下午，王阿八領着女兒冒着警報的危險回到如意坊來了。他們底房子在一所棧房隔壁，瓦背和兩面牆壁都倒了下來，靠棧房的那一邊還是完好的，她就在棧房門口停下來，坐在一個舊的空油桶子上，淒然而且懊喪地凝視着那些頹毀的瓦礫——她對牠們作了一次最親切的回溯。

阿娥入神地在這塊生長地上熱心地用瓦片和青磚作着玩意，自言自語地裝作招待她父親。兩個挑煤渣的鐵路小工——一男一女扛着了一根扁担在阿八對面坐下來，第一次警報響過之後，那男的丟了捲烟站起來催促女同伴，叫她尋一塊地方躲一躲。但那女的挺着五個月的肚子疲倦地搖一搖頭說：「再担兩担也不遲，飛機還沒有來呢！」

男人走了之後，那懷孕的婦人問謝王氏說：「還不帶小妹妹走開一下嗎大嫂？那東西說不定一下子就會在頭上叫的了。」

「不，她等她底爸爸呢。」阿八並沒有抬高頭，可是聲調是亢奮而且強烈的。「他等一下就要來的，他今天晚上一定回來，因為明天一早他就要出發了……」

第二次警報一響，那懷孕的婦人一簸一搵地走了，阿八懷着恐怖，也懷着快樂，一個衛兵似地在棧房門口逡巡着。

緊急警報底婉轉的迴鳴，雖然對人們盡了不少的關懷，但貯蓄了過多的殘酷經驗的市民們聽了，不特得不到一點慰藉，反而感到異樣的焦燥，他們真的寧願在毫無準備中忽然死去，也不願意聽取這無從揣摸的死亡的預告。敵機闖進市空來了，響亮的馬達聲震動着人們底胆囊。躲在蹙腳的避難室裏，隱伏在曠野和一切角落裏，沒有切實的保障的人們，給那無理的暴戾的吼叫，羞辱得發抖，他們緊緊握着拳，閉起眼睛，用最大的忍耐力傾聽着。炸彈的爆裂，一聲比一聲緊逼地啣蝕着人們底靈魂，人們窒息了，相信自己的確曾經死去；他們底希望，他們底生命，彷彿繫在一根蛛絲上，一陣很偶然的微風，就可把牠斷送。人類底不屈的意志，熾熱的求生慾，這時特別顯著地在每人心中浮現，但結果，徒使人們增加不能計算的苦惱

吧了；等到炸彈底暴力結束之後，人們底生命縱使保留下來，但精神上的損害是無法填補的了。

炸彈一個跟一個，有時候疏，有時候密地繼續下降着，人們底精神也繼續被損害着；科學的進步，世界底和平，人類生存底價值和意義，全給敵人底炸彈的無恥的爆鳴所歪曲，所污蔑了。

沒有一件事，比毫無抵抗地靜聽死的裁判還要殘酷的；沒有一件事，比被播弄在生與死之間，像一個臨刑的犯人，施刑的時間硬被延長那時候更痛苦的。

敵機貪饞地屢次低飛，機關槍彈像下雹似的從天空掉下來，阿八趕快把油桶子推到棧房底角落，然後命令阿娥縮着頸子爬進桶子裏去。她自己鼻竊蹲下來，這時候她底意念很單純，她決心用最大的忍耐和勇氣把可怕的時刻一秒一秒地渡過，那麼她底痛苦就會慢慢結束了。她底身體因為過度興奮而戰慄，她知道，一分鐘挨過了，那神祕的，無窮的愉快的時間就會更快地接近她，並且帶她上永遠幸福的路上去。

一陣密集的高射砲過後，干阿八耳朵裏彷彿聽見了一點什麼聲音，她神經過敏地顫抖地低聲問阿娥說：「是皮鞋聲麼？阿娥，你記得今早阿爸是穿什麼鞋子的麼？」她跟着站起身來，蹣跚地走起路來，踏起腳跟一塊落葉似地走到街心，伸長頸子左右張望。

——就在這時候，敵人底無情的槍彈穿過她底充滿了血液和活力的胸膛；在那算不出來的剎那間，她懷着希望與幻想一齊倒在地上，昏迷過去。

後來，婦人謝王氏被抬進××醫院去了。

×

×

×

那一天我和同伴們到××醫院慰問受傷同胞的時候，婦人謝王氏一把抓住我，告訴了我上面的故事。

她底傷口在右肩下，恰巧貼近肺尖，據醫生說，她進來已經五天了，子彈還沒有取出，所以還未脫離險境。她底臘黃似的尖瘦面孔，在白被單上面，越見得慘淡，那顆黑痣，也毫無光彩地縮在嘴角的一邊，——牠似乎發過誓再不讓自己的憂鬱的形狀給人瞧見，因而縮進肌肉裏面去了。病人底精神很亢奮，恐怕我一下子

會溜走，就緊緊地熱烈地握着我底手。

「我很快樂，姑娘；自從那一天看見我底丈夫之後，我一生的痛苦，都給他那幾句話打消了，是的，他底話真有魔力；這一生，我也許再聽不到他底聲音，見不到他一面，可是我敢担保他現在已經完全改好！他沒有忘記我和阿娥，只恨我自己糊塗，只恨那顆子彈沒眼睛，致使他在那兒白等我們……」她陷入深沉的懷喪裏。歇一會，她問我說：

「姑娘，政府有沒有把我們受傷者底姓名，在報上登載給各界人士知道的呢？」她還沒有等我回答，又性急地問：

「我們受傷的人，不許家裏人來看的吧？我相信那一天下午阿娥爸爸回到家去，看見房子倒了，尋不着我們的時候，他一定向鄰坊和崗警查問，並且到各醫院尋訪過的，只是那些看護姑娘會不會怕麻煩，拒絕引他進來呢？他一想盡了千方萬法來看我們的！」

「看不着我們，他將怎樣地喪氣呵！」她突然想起了什麼，大聲說，但是——

地：「這樣就好了，如果那一天阿娥不跟我來，留在那邊守候她父親，就命我這兒來。但可惜她太小了……唉，他在那邊白等我們了，他看着不着我們，一定猜不透是什麼道理，他會責怪我的——」

她相信那一天警報解除之後，她底丈夫一定回祖居去看她們，於是她被這件事苦苦地纏困着，感到嚴重的不安，好像叫丈夫空守候一場，比他丟棄了她，使她忍受了幾年的苦楚，還要罪過萬倍似的。她沉溺在失望裏好久，才又嘆了口氣，說：「我再也記不起從前的一切了，我饒恕了他了，我知道他的的確確改好過來，打仗這件事教好了他，他知道怎樣發奮向上的。他還很愛阿娥呢。」

我坐在床沿靜靜地聽她斷斷續續地說，一點也不打擾她，因為我知道她不會聽我底話寧靜下來休息的。爲要使我相信，她累贅地說着那一天她丈夫一定回去看她們的話，我點頭了，並且一一安慰了她。於是她平躺着睡得直直地閉起雙眼，嘴角浮現出快樂的乾笑。最後她很懇切地要求我，叫我替她在報紙上登一個啓事。那啓事是給謝受民的，大意要告訴她丈夫，說她受了傷，性命雖然危殆，但她心中卻很

快樂，她饒恕了他，並忘記從前的一切不快，現在他只希望他無論如何要想法領阿娥回家去撫養。

她底聲音越過越微弱，我注視着她，她眼裏射出來的富於忍耐的，不屈不撓的光輝，實在使我驚異，說話的音調是那麼纏綿而溫暖，結果令我感動得半句話也說不出來……我默默地點頭答應了。

隔了五天，我拿了載着那則啓事的報紙到××醫院找謝王氏的時候，她已經死了兩天。

她是不幸的——但我相信，她底痛苦的靈魂已經被拯救了。

——九，二十，一九三八，廣州。